



朝野會通

十五

景宗紀三

廿十六

リ印
2259
15





寅壬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七

景宗紀

二年九月日一院前啓新啓驪牧柳濬貪饕不法請罷職兩

司多官公故外無端闕啓人並連差答不允末端事依啓

○李崇祿李彥之拿來因日三禁都閔厚重德川為奴罪

人李觀命押去事出去述李健命子勉之因德山縣禁都韓應奎緣坐

罪人金濟謙去月二十四日處絞事合啓勿煩府啓李

喜朝事閔鎮遠事申球事尹慤事民結事沈珙事樞煥燁

等給牒還收事不允第四五六件及末端事依啓院前啓勿

煩日四○錢仁佐拿來因合啓勿煩府前啓新啓慶尚監

司俞命疑性本柔善而才具不足請改差勿煩院前啓新

啓請還收炤特放之命吉州牧使慶聖會詣事函賊番占



寅壬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七

景宗紀

二年九月日一院前啓新啓驪牧柳濬貪饕不法請罷職兩

司多官公故外無端闕啓人並連差答不允末端事依啓

○李崇祿李彥之拿來囚日三禁都閔厚重德川為奴罪

人李觀命押去事出去述李健命子勉之禁都韓應奎緣坐

罪人金濟謙去月二十四日處絞事日四合啓勿煩府啓李

喜朝事閔鎮遠事申球事尹愨事民結事沈珙事樞煥燻

等給牒還收事不允第四五六件及末端事依啓院前啓勿

煩日四錢仁佐拿來囚日四合啓勿煩府前啓新啓慶尚監

司俞命疑性本柔善而才具不足請改差勿煩院前啓新

啓請還收炤特放之命吉州牧使慶聖會詣事函賊番占



臺選盜妾深居政委孽弟請罷職勿煩前啓尹世顯黃尚
老韓宅揆朴光世事停啓○日五合啓勿煩府前啓勿煩院
前啓新啓趙聖復實四凶之前弟世相之嚙矢亟令鞠廳
拿來嚴刑究問快施典刑勿煩○日六院聖時前啓新啓
迪之罪可勝誅哉包藏禍心爲國蠹賊實與願集相爲首
尾及夫賊復之疏一上而天位不安宗社將亡哀痛之旨
求助於大臣則啓迪從中而沮遏大臣請對意在匡扶則
啓迪百計而阻撻上以操切君父下以杜塞疏路一則啓
迪二則啓迪聖教中陰懷不測之心六字業已俯燭此賊
之情狀至於趙松可殺之說出於逆松之招苟使啓迪初
不與聞於交通遂闔番行廢執之凶謀則松之偷銀渠何
關涉而仇嫉之極至於欲殺乎此一款可知其同情逆謀

之迹絕靈無餘請黑山島圍置罪人洪啓迪令鞠廳拿鞠
得情向者申弼誨之擊逐銓長果出扶雜之私則臺閣之
責罰弼誨朝家之勉出銓長雖可見公議而冢宰異於庶
官因仍導冒終涉苟且請吏判李肇遞差卷不允柳濬洪
啓迪事依啓○日七李德峻拿來囚李彥之放送○兵判李
允佐崇祿戶判金演禮判李台佐正憲吏忝金一鏡大成
李師尚嘉義承旨南就明金致龍郡守徐命均嘉善舍人
沈珙應教尹惠教通政並都監勞賞加領相趙泰耆初告不允
批答風度雅整温温桂璋之姿才猷練達恢恢廟廟之具
頃值道極否之時久貽髦遜荒之嘆蒼黃叫閤孤鳳見猜
於羣鷓頃刻回天在瀾莫撼於砥柱迨至逆情之輸款益
驗危忠之忘身天討甫行國事奚啻於草創善類難進朝

論漸著於平離云

李德

○九三司

朴弼 夢李明 諶權 益李德 世李明 諶權 益李

願章呂善長李承源李巨源李景說尹聖時趙鎮禧等請對入侍時合啓恭采事勿

煩府啓李喜朝閱鎮遠事勿煩申珣俞命凝事依啓院啓
李翔事勿煩權磨任望炤慶聖會趙聖復事李肇事依啓
○禹洪采結案拒逐四次施威次承服結案上年六月省
行謂矣身曰老論有天地無窮之道君我須往一處問為
誰曰宦官張知事家也矣身曰往見宦者何為省行曰國
之長短興亡懸於此宦問其由曰徐當知之吾則以宰相
子弟往見非便彼為承傳色不無武人往來之事汝則出
入似不非便遂與省行偕往則有著弊衣二人在座似武
人又有宦者三人故不得從容而歸之時省行謂世相此
人須熟面後日更來善待之其後或間十日五日再次獨

往皆不遇七月初省行又使矣身見世相探內間事矣身
曰既使探知不使知本意吾不可往省行乃曰器之慮其
被禍有行樂宮中事矣身責以何發此凶言省行不道言
盡言之矣身遂往世相家不忍直問行樂事但問吾聞士
三言內間事近何如世相曰內間事則既已整齊須勿慮
外事宜善為之兩局大將必以吾人為之雖有某事可以
無慮訓將固好而御將亦須得人為可矣身往傳省行議
其劫逆則多以為不可欲其自遠矣後以回公事進去則
昌集問知倫郎之為矣身招入卧內而言曰聞君往來世
相家然否對以士三難於自往故果往矣問世相云何矣
身以內事已定外事善為之說傳之昌集笑之其後御將
果逆聞省行言則昌集欲以李宇恒代之而健命持難故

不能如意云一日往見昌集又問近又見世相乎答以世
相入番不得見但聞趙松所傳世相言則以為內事已無
憂雖有彈駁勿為出去以待云矣昌集又大笑所謂昌集
心豁之說蓋此事也一日見趙松則以為錢布不足君須
題得此狀以小札送兜奴持來報狀乃黃兵柳星樞以城
後請木二十同米數百石事也矣身持往請題則昌集初
不許遂言于省行而啟其後省行招矣身使更受題昌集
曰黃兵已會減甚多又欲何用而有請乎矣身日聞士三
言則有所用處云矣昌集即許題省行使矣身勿為回示
諸堂直給趙松元狀則矣身得題而書目則未知趙松成
帖於何處也今二月金昌道來見於載寧曰金時泰兄弟
方箇換局而無所持物雖賑穀必須相助云而傳時嵩小

札圻見則首言雖未相面志氣相合之意因言依此人口
傳善箇之云矣身言賑穀外無他推移則昌道曰若自監
營劃給則出給否厥後營關果到安岳米數又忘不記而
似是五六十石用下後使之移錄本府云其關文必在
載寧考見則可知云同泰的實軍器寺前路行刑○時
鞠廳大臣以下兩司請對時合啟勿煩府說啟勿煩新啟
金昌彥以昌集庶從為其心腹云請嚴刑得情依啟院
命啟勿煩○時三省罪人玉江打殺三寸叔母遲晚行
刑○申球巨濟島配○慶尚道進士李德標等疏政院以
與許瑩李三齡等疏一般措辭啟傳曰勿捧○時合啟
勿煩院前啟不允鳳山郡守梁彬以函賊私人濫授名邑
雲澤兄弟之竄謫西關也多齎銀錢往遺中路龍澤籍產

也田畝之在本郡者初則沒數打量末乃大半減報今乃
欲為掩跡稱以願賊家物追後現出請罷職不叙依啓府
前啓不允故承旨金普澤以春澤弟雲澤民澤兄且為師
命之塔陰凶曩慝凶國害家至於四月旬後自有好道理
之說既發於其妻之諺札昭在鞠獄之文案及其事情縱
靈之後其妻徑至於自斃滅口之意其凶謀逆箭雖以無
知婦女亦且稔知習聞若是其明言則普澤之平日已藏
凶面醞釀禍機之狀即此一歎可以的知不可以既骨而
置請追奪官爵取考禹洪米結案則安岳米五六十石無
端劃給於洪米者其間情節萬、可疑請其時監司金有
慶拿鞠嚴問末端事依啓○任墜咸從遠竄禁都申戊
集押去權
鷹扶安定配○禁府啓目李世復身居鄉曲年少不解事

雖有外三寸豈以深密之事語矣身于去十二月二十四
日明佐自壁莊中出銀二百兩封付奴九音法應且令矣
身領往曰陸玄事今將推問於玄德明恐有雜談之弊爾以此
銀傳給汝外三寸使之賂誘德明云故依其言率往九音法應
傳銀於趙松矣今四月嫡三寸移囚鞠廳矣身與明佐同往依
幕其時世相入鞠獄明佐謂矣身曰向者之銀非送德明察入
於世相此蓋為從祖緩禍欲令周旋內間且於時事亦不無所
益故也今鞠獄方張顯露可慮云故矣身始知實狀且雖曰四
百兩而矣身只知二百兩若問九音法應則可知交通知情違
晚杖一百流三千里○叶三合啓勿煩府前啓不允新啓崔必
蕃經擬銓堂重推事依啓院啓不允前僉使李命龍以逆集妻
黨逆集事露之後渠敢以昨臘措疏之將發也若用吾言

搽殺少論則寧有今日之禍等說肆然唱道又以今番逆
獄謂之打成逆賊而歷數朝紳極口詬罵請減死島配安
城郡守趙脩在官絕小長淹京裡往來於願集之間且為
健命渠自占山於邑內自官給價買山文券納于健命聞
四函合啓之報乃敢唱言衆中曰渠方按律人人亦按律
渠請削版兩件事依啓○李世復渭原流三千里○白
次二杖斃○三司請對時合啓勿煩府道廣前啓不允李晚
成徑斃也戶判金演後帝世好之私情乃於停殯之際躬
自往哭視若浪死之人請罷職勿煩院續啓勿煩李世復
減死島配事勿煩○入侍時上曰獻納尹聖時罷職承旨
李明彥覆逆上曰罷職副學朴弼夢亦為罷職政院覆逆
三啓勿煩○日十五金有慶自現囚右相請對時尹聖時李

明彥朴弼夢罷職還收○院翼今前啓不允○禁都李敬
躋緣坐罪人勉之述之處絞事德山性之孝地山下見○十六
日禁府照日李明翼矣兄中間誤入見欺雜流以面換局
多費銀貨雖非矣身擔當干預同氣之間難免知情罪杖
一百海南流三千里○政院啓李勉之弟性之出結為六
寸故勉之子孝山健命正刑之後屢避官奴以性之立後
之意呈文該曹承宣啓稟請當該承旨及禮官重推文書
又周事允下○院翼今前啓不允請勉之子孝山文書又
周該堂承旨重推依啓○執義李德壽疏戶判金演以往
哭旣成至遭罷職夫旣成罪名不甚明白演苟有宿昔情
好之篤何害於一問藥布哭彭越而漢未嘗罪先正臣金
安國於親友曾罹鞠獄死者吊其孤而恤其家世稱有德

據殺少論則寧有今日之禍等說肆然唱道又以今番逆
獄謂之打成逆賊而歷數朝神極口詬罵請減死島配安
城郡守趙脩在官絕小長淹京裡往來於願集之間且為
健命渠自占山於邑內自官給價買山文券納于健命聞
四凶合啓之報乃敢唱言衆中曰渠方按律人人亦按律
渠請刑版兩件事依啓○李世復滑原流三千里○時
考次二杖斃○三司請對時合啓勿煩府道廣前啓不允李晚
成徑斃也戶判金演徒卒世好之私情乃於停殯之際躬
自往哭視若浪死之人請罷職勿煩院續啓勿煩李世復
減死島配事勿煩○入侍時上曰獻納尹聖時罷職承旨
李明彥覆逆上曰罷職副學朴弼夢亦為罷職政院覆逆
三啓勿煩○日十五金有慶自現囚右相請對時尹聖時李

明彥朴弼夢罷職還收○院翼今前啓不允○禁都李敬

躋緣坐罪人勉之述之處敘事德山性之孝地出山下見○十六

日禁府照日李明翼矣兄中間誤入見欺雜流以面換局
多費銀貨雖非矣身擔當干預同氣之間難免知情罪杖
一百海南流三千里○政院啓李勉之弟性之出結為六
寸故勉之子孝山健命正刑之後屢避官奴以性之立後
之意呈文該曹承宣啓稟請當該承旨及禮官重推文書
又周事允下○院翼今前啓不允請勉之子孝山文書又
周該堂承旨重推依啓○執義李德壽疏戶判金演以往
哭旣成至遭罷職夫旣成罪名不甚明白演苟有宿昔情
好之篤何害於一問藥布哭彭越而漢未嘗罪先正臣金
安國於親友曾罹鞠獄死者吊其孤而恤其家世稱有德

君子之過失於厚小人之過失於薄今漢過亦不過為失
於厚而已大抵苛摘人罪哀世習氣况鞠獄幾盡收殺之
際尤宜緘之以含弘敦重以鎮人心○十七吳瑞鍾十六
物故李明龍黑山島定配金德器秦川還配○掌令李景
說李廣道啓晚成之同忝情節不啻狼藉而今者右僚折
獨何心直以罪名不甚明白顯有頹藉之意噫易將是陳
兵之根柢而奉行其斥札聯劄乃廢君之機括而夸許以
大計凶苗逆節如彼彰著而謂之罪不明白右僚職在臺
憲為一漏網之大愆分疏至此云云院啓翼命鎮禧執義李德
壽行已龐悖處心譎詐稱以世交附麗逆集賣友獻諛無
所不至及夫凶儻伏法之後欲掩外跡以為逆賊父子罪
合戮屍見之者熟看其面聞之者無不拍掌曰云舊態猶

未全除投進一疏管救晚成身居臺閣右袒逆黨艱難下
語逶迤為說外救被論之兩臣實甚護逆私意德壽一身
變幻百千如此首尾互換麓鄙無恥之人不合置諸臺閣
請削版答不允李世復事依啓興陽羅老島定配○承旨
持公事入侍時校理權益淳所啓故相臣柳尚運合有褒
美之典特命賜謚上曰依為之○十六洪啓迪拿來囚○
李健命孫孝山臨改為奴○十九王世弟入學教文顧惟
貳極之賢允叶重輪之頌天成孝友益致勤於三朝日就
温文無待資於四輔惟豫建當宅憂之日肆賊規待終制
之期自有我家制度敢忽祖宗之貽謨好使舉國臣民咸
知吾弟之好學大提學趙恭億製進情士趙恭億將命趙
庚李明仲執事徐命彬林蒙岳李世○院錫啓李德壽改

庚李明仲執事徐命彬林蒙岳李世
院錫啓李德壽改

以削奪權重經以湖管投疏分疏許璧請罷職不允近來
臺閣舉措多乖體例請李廣道李景說趙翼命趙鎮禧并
連差依啓○日二十堂劄况今鎮日合辭懲討方張之日司
諫鄭錫三新入臺地一言不及於討逆乃以擊逐多臺沮
敗大論為第一義未知有何別般意思而若是忙汲汲
耶伏願亟收四臺并連之命仍罷錫三之職依啓○金時
泰九次物故○一二十討逆頒教文曰惟天地而不宥之罪
亂賊居先故春秋有無將之誅典刑垂後醜類斯得明命
庸宣顧予備賞於險難叩此投遺乎艱大師命致祥之蜚
語妖惡自戊辰燕謀之初敵賊奎瑞之闖發陰邪在辛巳
盞凌之際敵撼危動之計百狀誣逼詆毀之說萬端尚賴
先大王止慈之仁恩允邁古昔復令小子不肖之涼德忒

至今辰謂或異菑之小沮豈意賊情之叵測三十年醞釀
蓋久凶徒寔繁一二臣嚴憚其誰驕氣益橫孔伋仇荀之
遺直吁嗟南柳尹崔之止云冀顯奔操之古奸噫嘻願集
健采之得肆剪去王室之羽翼空朝著而無人排布私黨之
腹心鬻官鬻爵而募士營緣紅袖締結黃門銀貨錢財恣通
賄於禁掖妖人刺客盡儲養於門牆挾一匕於深宮外擬
豫讓之塗廁購千金於大國內箇霍顯之行杯秦斯為趙
高之深友晉敦有錢鳳之扶助孰不驚心而痛骨集萬代
衆惡而成萃皆願食肉而寢皮顧八域輿憤之齊苑爰書
歷二逆節昭々願命掌中養字之書推戴之謀約已者囊
裡矯詔之草廢黜之情狀孔彰用隱語而欲除潛呼國舅
之姓名發誓言而決死占驗日變之吉凶此苟非猶子家

兇要皆是死士宿將日前得書在闔豎獨對知期夜半聚
首於籌司密謀有定龍澤結姻媵之親密一聽指揮天紀
托里閉之朋私陰受約束至於一觀之發語尤見諸賊之
歸心昌使集昌道因宇寬而交通尚宮暗啖緹省行與德
修而相結昭訓先殲內屋戚聯伺動靜而成勢中權奴使
擅生殺而立威一札更面於重宸遲速數探世相三木必
出於外間操縱輒要晚成倘或遂宮城之陳兵抑何免禁
庭之蹀血幸先庚而改紀神鑑孔昭待小望而滯程異志
欲逞吁亦慘矣寧不痛哉健令願為兄渠為弟於同堂性
行特類集居頷自居左而聯席拜勢相依異國宣揚敢毀
吾君而構捏殘孽呪囑猶斥首惡以寵侗恭米本以患得
失之鄙夫密附面篡逆之凶黨人情憤一天之共戴汝將

安故王法揭三尺之至嚴其亦罔赦大抵四凶之聯劄案
肇三手之陰謀林溥以謀害陳辭本非無根而彘狼李潛
以向刃為慮可謂彼薪之茂陵大憝伏辜遂致人心之聳
喜餘醜滿獄足想天網之難逃前後承款者二十餘人次
第按問者七八箇月妖腰亂領走東市而無辭蛇舌梟音
仰上天而罔諱已將逢賊昌集願命弘述白望構重
世相章盛節洪宋楷道正植德能字恒就既置正法搜十百之
秘藏兼獲佩劍之在匣竄二八之奸細莫非用銀之尋蹊
藥不售於季冬嘆餌毒之未猛機暗伺於初夏譬炊飯之
已熟謀議悉出於大家巨室寶貨皆資於列閭雄藩子則
視以股肱之舊臣渠則反為肘腋之急變先朝之寵眷忍
負逆腸橫撐今日之刑章莫饒予心傷慨然而事關宗社

既覩禍色之消沮廢治臣民詐緩德音禩發於戲百邪潛
隱羣孽廓清天氣澄明與萬物而載肅需澤流被及兆庶
而且欣弘提金一鏡製進○告廟文邦運不幸賊臣搆送
顧其醜釀蓋非朝夕念茲凶魁並皆巨室迭據三事久擅
威福恣行胸臆積罪滔天禍恐及已陰苗自全謂天可讎
逞謀不軌密議推戴上官父子祖孫濟惡樂氏三世族姻
盤據黨與廣布羣凶勢成百邪影附指使將領貨結宦妾
凶苗秘計骨驚神警魚刀鴟餅禍藏密地陳兵圍闕事已
布置半夜聯筍一串三手平地外影寔繁其醜搆誣虛辭
暴揚異國惡既兼三罪又添一惟茲逆變前古所無篡弑
之謀殆甚斧擗脅迫之計有浮苗劉天道禍滔厥理孔哲
故稔其惡伴厚而斃變書一上逆狀盡露妖腰亂領咸伏

礎斧輿情快雪邦命再造載消吉辰敢伸虔告副修撰李
承製進○討逆陳賀王世弟不參魚有禮曹啓討逆別試
除講經六百約試設行傳曰允二日○金時昂四次第五
交通宮禁知情遲晚南泉記云啓迪供或云身在謫所未
仲討復之義名出賊招反陷不測之
科或云當此逆節根籍漢在海○畿儒權瑞鳳疏請亟行
願集追戮采函與健命一體施行復申許璧李三齡之說
○三日李崇祚次三物故金有慶放送金昌彥三次施威次
交通宮禁知情承服○柳慶裕海南徐允興昆陽定配○
二日鹿血進御藥房○合啓勿煩府前啓四件事不允今
番陳賀餘黨之無端不參者查出削奪南平縣監俞夏基
喜器罪謫之後作為主人饋遺書問相繼不絕湖儒之為
儒賢卞誣也怒邑子之叅疏托以他事逮捕四發乘憤榜

掠殆過十數附托凶黨歐打章甫之罪罷職不叙並依啓
院前啓新啓司諫鄭錫三立朝處身無一可觀前冬備忘
之再下獨錫三不一聯名於合辭之疏往見凶謫略不為
忌及今請對隔宵汲汲擊去使臺閣一空大論沮敗用意
傾巧行已賤汚請削版勿煩○金昌彥次三物故禁府啓金
時鼎上年十二月鄭宇寬往來矣兄家其時矣身出於他
家一日一次來見老母於矣家亦或逢見宇觀聞矣兄言
則宇寬方箇換局而銀貨不足使矣兄覓得於弘述云又
聞盛節宇寬以世相處交通而來言於矣兄是始聞於矣
兄而知之其後矣兄果往弘述家以宇寬同心謀議往見
世相傳給銀子云而數又不知交通宮禁知情遲晚熊川
流三千里○六日合啓勿煩府前啓勿煩金演事停啓院

前啓勿煩鄭錫三事依啓○七日合啓勿煩府金始前啓
崇陵叅奉李泌為人鹿鄙諂事願賊惠陵朴奎文附托權
奸賣文媒爵秦陵姜命璜跡本寒微目不識丁見汰奇官
復玷齋郎請並汰去不允市端事依啓院前啓請櫻煥懃
給牒還收勿煩○八日陳賀不叅削奪現告許玠李箕翊
李喬岳徐命勳○三十一日三司鄭金一鏡李明權趙翼命請對
入侍時合啓秦采事新啓昌集願命屍事勿煩府院前啓
並勿煩○掌令韓在垣疏請亟允合啓李喜朝李翔喜朝
邪國人側目李翔一併去從公議洪啓迪庚氣所鍾擔當
之遺莫言之醜也
停逆之舉無事子訊問直為勘斷事○十月三日三司鏡金一
輝鄭楷李明誼始請對時合啓勿煩府院啓勿煩○掌令
李景說疏秦采按律兩臣追戮事又曰內而金姓官人尚

在肘腋外而行藥主人譯久道鞠治宜令速加嚴刑啓迪之
拿來也渠之族黨親友邀於振威或傳書札或環坐私語
無所顧忌押來都事請拿問○日合啓勿煩府譯啓新啓
金有慶曾任灣府以逆植為禍裨及在海營副昌道之閣
劃請遠竄勿煩院通啓不允李德壽事停啓○日趙聖復
拿來囚判禁李光佐以被斥於朴○府啓金有慶事依啓
○吏議李真儒啓請清白吏李明浚宋廷奎金斗南姜
錫祿用子孫上曰依○常叅時右相崔錫恒啓追報事立
祠建彌則稱彌不可不講定神主不可不改題李明彥前
疏有某府大嬪之語以此定行似宜上曰依又曰祠位就
本宮內營建墓直以十五名祭需時祭忌祭依慎妃仁嬪
例封進上曰依又啓朴致遠等罪狀已悉於臺啓而囚繫

經年出場無期請極邊定配上曰依魚有龍靈朴致遠固
李重協海定配又啓今番祿勳事異常規依中宗朝盧未
孫例只以睦虎龍錄勳為先超資嘉付職何如上曰依金
一鏡論單錄之非曰按獄大臣亦可為元勳錫恒力陳其
不可○日吏判李光佐疏追報一款建崇祠致美彌增飾
墓道多致守戶以盡殿下之至誠至於爵彌不復舉論方
可合於天理○玉堂呂善長李顯劄噫同謀廢黜者偃息
自在而尚道王誅主張行藥者詞證俱備而尚不訊鞠至
於厨房閨人犯手於不敢言之地則殿下有何持難於么
麼一逆婢邪○日府重持平李李啓李明會即明佐茅明翼凡
逆述從孫不可置之輦轂之下請島配依扶啓安○院啓
白川郡守尹得仁女婿俞姓人發怒於通引之窺見所戲

押官婢至於杖斃通引之父赴訴管門而只令本官查報
得仁威脅屍親以辜限後致斃勒招飾報請監司罷職得
仁拿問俞姓人令該曹行查依律科罪依啓○十院啓安
邊府使趙鳴鳳聖上代理之日適廁宮僚請行告廟陳疏
到院而追改已呈之疏朮塔凶黨之罪請削版依啓○十
文臣殿講時右相啓趙聖復之罪俱在原疏別無可窺且
其疏語與聯劄措語猶有所間遂發島棘上曰依又啓洪
啓迪之罪死固無惜而欽恤之道無不寬大之典特為島
配承旨李明彥曰既自鞠廳請加刑姑不可輕先票處○
十院啓聖復之罪王法之所必誅况此疏製於尚吉賂給
世相之說狼籍諸招請亟寢還配之命仍令嚴刑快施典
刑勿煩政院請還收聖復還配啓勿煩○十持平李重述

正言趙鎮禧避嫌啓今日鞠廳以洪啓迪仍因登對時稟
處之意問其當否臣等以啓迪標切君父之罪趙松可殺
之逆狀明白一番加刑遽請仍囚有乖獄體累度爭執至
於齊起而終不聞聽請逆例批同禁李師尚疏極論洪啓
迪議啓之不當○業奉拿來因洪順○十院金昌啓金昌
業以逆集之第貪財牟利憑藉氣勢箭串閱武之場郭外
養松之地作田作畚不有邦禁請令京兆摘奸禁斷榮川
郡守趙榮祿即逆松嫡姪也緣松徑斃雖未緣坐何敢仍
存字收之任乎請削判依啓○刑判趙泰德疏自用國以
來二十功臣未嘗有一人單錄者如科舉之必有甲乙丙
三科今只錄一人則將以睦虎龍為一等乎二等乎三等
乎前例勳勳時撰出十字或十二字或八字長號一等全

用其弼二等減其二字三等則減其四字近例上皮者例
為三等今帑龍亦當為三等然則無一二等而只錄三等
既甚無謂若只錄三等則十字長弼無所用之只當作六
字或四字而已耶今之言者雖以盧永孫單錄為例此則
有不然者永孫與多人同錄因臺啓削其諸人只存永孫
此不足為今日可援之例伏乞下臣此疏即令稟處答令
廟堂稟處○五十一儒生殿講時府重啓李德峻以立身之孫
世為灰金之腹心灰金行藥及所為若一一提問則可以
現發之說已發於盛節之招且以益標所供觀之崇祚以
為汝將待特頌相之眷而仕宦等語使德峻恐喝於渠故
自此往來金家云又曰崇祚德峻注注聚銀行貨於世相
等說言及於渠云又曰德峻每言國家病患非常老論必

無慮云請以此三款添入於問目嚴刑得情上曰依院錄
啓趙聖復事依啓洪啓迪之負犯罔非人臣之極罪至於
趙松可殺之說既因逆松自明之招從靈無餘果無交通
逆閹之事則松之備銀何由聞知而恚恨之極至於欲殺
乎即此一款可驗其逆狀鞠廳之諉以言根已絕徑請後
日稟處終使情同世相之賊不得發其凶狀得保首領則
亂逆無所懲畏請亟收稟處之命更加嚴刑期於輸情依
啓○六十一禮曹玉山府大嬪祭需生樟以價本輸送傳曰依
仁嬪例為之○七十三司大憲金一鏡正言趙鎮命請對
入侍時合啓行樂逆婢金姓宮人查付有司事曾因鞠廳
諸臣陳達自上問可之浚久猶寂然夫內懷霍顯之陰謀
潛處肘腋之下為宗社無窮之憂請行樂逆婢金姓宮人

查付收司明正典刑以絕禍根依啓趙聖復斯速嚴刑究
問事下教○禮曹啓德興大院君奉祀擇定事議大臣右
相以為弘述至於祭籍則弘述以弘述之兄奉祀重難自
弘述以下并罷絀更為極擇出絀於槌漢使之奉祀依議
施行○掌令韓在恒正言李廣道避嫌啓尹愨潛出銀貨
密賈凶畜之狀三出賊招而乃於一次加訊之後姑為仍
因以待決未之議遽發於完席臣等縷縷違覆而大臣不
以臣等之言為有無請速事例批○八洪聖疇拿來囚○
右相劄臣於趙聖復事終有所疑難於心者聖復疏實為
聯劄根本則臺官執法之論夫誰曰不可而原其情狀此
之聯劄節目之語猶有間焉指喉一款今無可問一向加
刑終至杖斃則未知果合於按法之道也至於添問目中

疏製尚吉云者正植之招以為尚吉下領云而無製疏之
語賂給世相云者聖復在囚時正植自外言於尚吉聖復
還配後尚吉之子覓給四五十兩云聖復初既在囚後又
還配何可謂與知而訊問乎當初酌處識者之議同然亦
未有別樣事端可以究覈者而到今訊問終未知其合宜
否曰趙聖復訊問誠甚得宜到今還杖未知其可○司諫
柳述疏願集之逆節秦采之罪惡王法之所不容而斬屍
之啓至累十上按律之請垂閱半載而尚翰一喻不特此
也凡於臺啓既允而許之絀而大臣駁白輒復撓改向者
願集按法際賜劄賜藥其命不一近日啓迪之乍刑乍停
聖復之旋配旋鞠不但鞠體虧傷將有執德不固仰窺淺
深者三手凶逆振古所無而諸招中所謂灰金案為根株

蓋其濫觴於春普滔天於雲民蓬心蓬腸一串貫來至於
家人婦女亦以篡弒之事視為茶飯炊餅已熟之說既發
於普妻之口則閭門內外男女少長合勢爛熳此其種類
胥胎凶毒慣習而諸茅子侄猶且布滿輦轂為國深憂宜
倣分背三苗之意一併投配遠地答曰斬屍之請未免過
中○府啓尹慙三百兩銀貨之說三出賊招其締結凶黨
陰賈凶畜之狀昭著難掩而今此姑為仍囚之啓大拂羣
情請更加嚴刑期於得情○尹得仁拿囚○九十府執義李世德
啓鄭濬以蛇蝎之性行鬼域之計以戕賢為能事頃年沈
鳳成等疏請輟先正臣尹拯院亭啓下多年累經宗伯而
舉皆疑畏趨趨不欲擔當而濬於在鄉引病連辭除命之
餘及判春曹汲、上京恣意覆啓猶恐不及况昌集行喪

之上未近哭路左操文設奠其文有曰死生命也禍福天
也渠亦今日殿下臣子則其何敢若是無嚴也決不可共
施屏裔之典請絕島園置前縣監俞夏基即妖人相基泛
茅也相基附托願集背棄賢師以兩家共編之源流為其
祖獨撰而誣誣先正之不足乃敢越公陳章欺罔天聽之
狀已不可言而夏基則又以其外祖尹文舉祭其茅宣舉
之文稱揚源流一款故之於阿好之私言而聯名相基之
誣詭已非人理之忍為前冬政紀之後凶羣梟棘衆邪流
竄則極力饋問馱載酒屬至於出候聖復流淚而送之館
接天紀傾身以事之相與怨國家而詬朝廷決不可罷職
而止請極邊定配温科入格人李星彩及其子囿春之文
皆出於進士尹時澤之借述而其時時澤以喪人入塲囿

春初不赴科留在其家云請星彩圖春時澤并命攸司拿
鞠嚴問依律勘罪卷不允末端兩件事依啓○時洪啓迪

四物故○院啓李翔事依啓○府啓鄭澔事依啓康津前

都事尹弼俞夏基機定配○言傳曰今日移御大造殿政

院知悉○二十府啓鞠廳罪人金雲澤即春澤之弟民澤
之兄本以曷穉之性慣習惡逆之謀作為羣凶之謀主洽
招中所謂灰金為禍根之說盛節結案出而主張行樂之
謀狼籍文案以為一日往趙松家逢鄭宇寬宇寬以行樂
事言於渠曰喜之器之與灰洞雲澤民澤專為主張使宇
寬為傳給世相之階李世復及李龍錫招內民澤兄弟同
作江亭傳書索銀於弘述依幕事及當初洽招中雲澤為
御史西閔時與其父爾重說時有曰國家非久有大事俄

而願命獨對之舉果出爾重至謂金哥可謂怪異能先知
如許事云俱極陰凶其在鞠體所當即請訊覈而訊問之
舉獨加於同謀之支黨不及於行樂之主人請金雲澤以
此發問目嚴刑得情以正王法不允○洪濟澤次五物故○

二十謝恩兼冬至使全成君混李萬選梁廷虎出去○討
逆奏文朝鮮國王謹奏為小邦不幸大臣謀逆歷陳誅討
顛末仰塵皇覽事議政府狀啓三月二十七日間散人睦
虎龍告稱賊或以刀或以藥或以廢黜陰謀造逆不勝驚
惶來告等因合將上爰人究問得實具啓據此即差議政
大臣眼同義禁府堂上兩司長官會坐推問睦虎龍供稱
以刀云者令勇士挾匕首入宮塗廁之謂而賊輩私號曰
大急手以藥云者以藥給於宮女和於飲食之中也號曰

小急手所謂黜者以金締結內豎構成罪目欲為放黜之
彌曰平叱手鄭麟重李器之李喜之金龍澤李天紀沈尚
吉趙洽等綢繆謀議龍澤給寶劍於白望國喪日踰牆入
宮行大急手麟重龍澤天紀咒之喜之洪義人哲人使白
望因宮人二英納銀於四寸宮人面成行藥之事喜之謹
文歌詞流入宮中謀毀主上具草教令使宦者張世相臨
國喪乃下矯草中有廢世子為德讓君等語金民澤趙洽
尚吉義人哲人喜之等出銀有差云據此即拿被告各人
次第按問麟重供稱天紀書索銀貨俺備給銀一百兩且
送妙製扇五十柄天紀用於締結宮禁俺亦難免出銀締
結之罪云白望供稱一日偕麟重往龍澤家則天紀喜之
在座遂酌酒盟結為死生之交俺曰主上病勢日重如有

不諱則世無劉備何為耶諸人曰自有其人名書掌中字
以示心事龍澤書忠字他人或書信書義而俺書養左右
不知其義而天紀覺得大笑蓋養字李願命之字養叔之
謂也俺疑龍澤推戴願命故問劉備而所聚銀貨白捕廳
搜得於二英移將處龍澤所贈之劍又現提於俺所住處
此是大段贓物云天紀供稱所謂大急手小急手平叱手
三件事俺與龍澤喜之器之白望等交聚銀貨爛熳相議
一動一靜無不與同杪注龍澤家見白望好身手問其勇
力酌酒相盟結為死生之交白望掌中書以養字蓋指李
相願命之字養叔左右相顧不知其義俺覺得大笑白望
言以銀五百兩買得中原丸藥一軟即斃者趙洽出銀二
千兩番成行藥之事俺手札中所謂穴臣即指宦官張世

相而久也八去有何所聞者久即白望之字而愛服八闕
促行藥之事也云龍澤供上愛人以俺給寶劍於白望先
大王國喪日入宮行大急手云而俺則以皮鞘之馬刀出
給白望納供矣自捕廳得寶劍於白望房內長短粧飾與
告人所言一無差錯所謂馬刀之說自歸巧飾云世相供
稱與鄭宇寬李正植金昌道相親往來國家處分之事無
不問答且有囑之語俺之凶悖據此可知而矯令事正
植入送于內人行藥之事則白望送于俺處謀送的實云
二英供稱白望等所送銀子傳納於宮女池氏使之囑成
行藥之事嘗見白望祈佩囊中有黃色丸藥密糊封池
氏出來其家時白望親自給送云正植供稱與世相昌道
等素所親切凡干情節無不通融逆輩常以主上為有疾

患及聞是虛傳劫於盡死為此行藥凶計且宮城扈衛事
出自領相金昌集忌武臣李森勇力出為忠清節度使以
所親柳就章便於任使分付大將李弘述代為中軍弘述
與昌集志同意合為此舉措蓋世相為魁宇寬為腹心俺
為機括云昌道供稱正植既已直招更無可達之事李器
之往見領曰時事甚危扈衛宮城則好矣領相曰然李森
有將畧必不同事甚忌之領相與願命趙泰采李健命言
于兵曹判書李晚成出為忠清節度使大臣相議以柳就
章為中軍事分付大將扈衛之計則不能詳知而畧聞器
之言則欲使異議之人不敢入聚銀囑事其來已久而俺
亦不免同畧其中云宇寬供辭與昌道畧同一規供稱受
天紀指囑囑為換局陰謀與宇寬所為條件各異曾往器

之家則與人密語曰君為一國首相之孫與字寬輩相結
作何事乎此是昌集孫金省行也俺與諸賊相親所為之
事無不與知云柳乾章供稱頃年十月往見領相則曰近
來事棧殊常矣軍門將官當以親信之人布置而令公未
經中軍若有闕則為之似好其後李森為忠清兵使俺謂
梁益標曰中軍作闕若得大臣分付可以為之益標往告
領相則曰可合矣兩大臣亦曰可合仍言于大將李弘述以
俺啓下遂即投刺弘述曰時事危甚一邊以軍兵分守關
門一邊大臣白殺宦寺之有害於當路者軍兵其聽從
乎俺曰軍兵不知其事大將傳令則豈有不從之理乎往
見昌集則問曰君頗見主將而從容接話乎其意欲使俺
數見而酬酢此等說話而俺既得酬酢之言同情之罪烏

得免于李懣供稱家與願命家切隣常常往來丁酉後願
命與昌集每面廢東宮之事以俺家連臂於世相庚子間
天紀龍澤輩日夜經營之謀間間得聞同叅謀逆云益標
供稱俺以就章晷差中軍事往備局則昌集願命在坐健
命如廁方還恭采已出他處昌集曰汝以吾輩之言往見
大將以就章差下中軍宮城扈衛即為舉行俺以其言往
傳知情的宗云金威節供稱字寬言行藥事喜之器之與
雲澤民澤專為主張使吾為傳給世相之階器之言吾父
亦已知之其父即願命也又言其後往昌集依幕則曰金
時恭得弘述家銀給世相方晷換局云昨年見李字恒則
曰昌道外又有使喚於世相者禹洪采也以此故言於昌
集則曰洪采往來世相家頗有所傳吾頗覺心豁矣俺既

與昌集輩與之酬酢難免同參之罪云洪采供稱首行謂
俺曰器之慮其父之被禍為行藥宮中之事吾亦與知汝
往世相家探知云依其言往問則世相曰內間事既已定
頓外事宜為之而兩局大將必以吾人為之然後雖有某
事可以無憂其後昌集問往來世相家事以此荅之昌集
笑之既而與首行往見世相探知行藥事同參的案據此
照得議政大臣查啓節該今茲三手之謀蓋非一夕之故
當先王寢疾之時陰謀已成逮主上嗣服之後凶番益急
亂逆之情管叵測附麗之凶徒寔繁或有頑忍而徑斃者
或有直辭而承款者且略其支流姑撮其本源竊查領議
政金昌集領中樞李順命左議政李健命判中樞趙泰采
等俱以先朝大臣久擅國政濫於富貴黷于貨財茅宅極

其宏俊田園殆遍州縣戕賢毒正蠹國害民貪權極勢後
義先利凡此悖性隱行亦是薄物細故始則患得患失終
焉不奪不饜竊弄威福倒持太阿箴無君之心蓄不臣之
志先樹朝廷之黨與陰養閭巷之無賴使其子侄與門孽
之屬締結送闈鳩得銀貨鑽通私選內間行藥之事主張
而探問亞將易置之際齊坐而指教天紀以喜之器之血
黨揣白望書掌之字而推戴之人已定就章承順命之密
校贊弘述陳兵之策而廢黜之謀將行健命同歸為渠泰
采未免恊從從古以來亂逆代出而未有若此之窮凶極
惡者據此將送魁昌集順命等按法勘處其餘一應同參
送謀人未及正法罪人連坐支屬從輕重擬議斷過外合
將所據顛末聞奏天聽竊詳臣嗣任未久守國不慎大送

不道之寢出於輔相之列無非闇於防患失於任人之致
反躬自責無以為心固知小邦寢故仰噴大朝焉不敬而
以臣薄德克靖凶孽幸免顛覆寤寐是皇上威德之遠致凡
有大小吉凶擬合上聞仍將前後事狀敢此陳奏鳳輝製
○三司大憲金一鏡持平成德淵獻納趙遠命請對時合
啓今恭采即四凶之一而謀廢吾君之賊也三凶伏法餘
孽亦戮而獨遺王章豈殿下不深察乎恭采之情狀而尚
靳俞音於萬口一辭之公議哉恭采賦性回譎設心陰秘
平生行己反覆詭鄙惟患得失無所不至前冬備忘之再
下也舉國涵涵渠自謂天位無可安之勢凶蓄有必成之
機挺身投合專意擔當、籲、將輟諸宰抗爭之際健乃
勃、集亦推托而恭采暗售奸慝恣為欺誑將辭閃弄不

許明日之更設密地和應沿上半夜之聯劄宜請節目殆
若迫逐人臣違節若是狼藉而其能兇肆市之誅哉身為
相臣罪因惡逆斯安得一刻假息於覆載間哉三手違黨
四凶為魁四凶合連恭采其一渠是何人乃敢獨保首領
乎王法罔赦著在教文此而不誅朝家命令將不信於民
請圖籬安置罪人恭采亟命按律處斷上曰依啓獻納趙
遠命啓請金雲澤嚴刑得情以正王法勿煩○八日右相
劄昨夕伏聞特允恭采按律之請輿情咸快第臣於此事
既有親聞之語就章承款時有曰前冬備忘還收後願集
大生恐恟會健家聚首謀議器之從旁告曰此事不可如
是而止必以旗手四百直守闕門即邀趙判府面議處之
健命顰蹙曰初不與知之人今何可又使恭聞邪云其時

問即以非其承款之語刪而不錄堂上郎僚并皆參聞不可誣也以此推之秦米之初不與於三凶陰秘之謀槩可知也臣以終始按獄之人既聞此言有懷喟嚅終有乖於無隱之義故不得不一陳荅曰已悉於昨日筵中矣○三司詣閣聯劄曰大臣引就章亂招大違事案臣遂命曾為問即時就章招內渠在長興謫所時喜之亦配碧沙驛一日往見則喜之言內去十二月順命會健命家相議發軍卒守關門云而渠方以平兵首望後政當出渠之不預於扈衛事自可脫去欲以此為自明之計而臺官李匡輔曰十二月初三日乃健命奉使在燕之時順集之聚會健命之輩威全是虛慌以此問於就章則就章既伏其誣因故不為錄出今大臣引此為證輕論既勘之罪而劄語不免

爽誤荅曰已諭於右相劄批矣○禁府啓罪人秦米按律處斷事命下矣曾無以按律命下舉行之事許積賜死時以賜死命下而舉行今亦依例賜死于傳曰允政院啓今亦依願集秦米原傳旨中以賜死改付標事知道○九日府啓尹懋事金雲澤事依啓○傳曰大嬪房祠宇及墓所一應凡事依仁嬪房例舉行事分付該曹○十一月一日錄勳堂上韓配夏所啓壬辰科獄三百年所未有之冤獄國人之所共憤者也見削之人積忤羣凶故凶賊輩白地鍛鍊成獄吳遂元事若訊問李賓興則其冤狀自可畢露至於李真伋之無端被去極涉冤痛李獻英獻章兄弟尤為無據勒謂預作而至謂更試則先大玉判付曰預作既無顯著更試國朝所無今難徇行凶賊輩更以試券中龔字

體法初異於試題所書謂之用奸請拔去聖批有曰字樣
雖異用奸未著拔榜之論決知其不可渠輩不得已停啓
矣年久後願命勅請更試托以終不應命并刑科焉獻英
雖已身死三人初不關於實與之獄不必待其究竟李獻
英獻章李真後宜一併復科以伸至寃上曰依為之金亦
陳結又啓曰今此勅勳以單錄勘定依前騰錄今亦自上親
定元勳特為下教而睦虎龍當為一等大臣之意亦如此
上曰依為之又啓會盟祭當為親行日氣漸寒故如是進
定祭壇三間去後未及遮以裝子毛帳固外上曰依○右
相劄金雲澤嚴刑蒙允而茅按治自有次第必須詞證俱
備今此主張行藥之說出於威節之招而以為聞於李崇
祚又曰崇祚及仁佐儀賓德俊等皆以灰金腹心行藥及

所為之事無不詳知云故皆請拿刑訊終不吐實相緹杖
斃德俊一人死在朝夕無一言及於雲澤事階榜已絕受
無盤詰處而只以春澤之笏熟習於惡逆之謀輕加刑訊
雖快於一時不但有乖於獄體亦將啓日後無窮之弊至
於趙洽云：事關先朝非今日臣子所敢發於罪人者以
此添入問目非臣始慮之所及也願加三思答曰金雲澤
請刑誠得臺體卿其勿辭焉○日二吏判李光佐疏近日朝
體不尊人各論奏便請施行曾不閱由廟堂臺臣論量田
請仍舊重臣請三人復科方伯陞資承宣獨請如許事體
實未前聞乞令廟堂申稟施行答令廟堂商確稟處○日四
啓覆試咸恩府院君魚有龜為元勳使之錄勳會盟祭退
行事榻前定奪右相曰告者一等亦有前例朴忠侃許禡

以上愛人為一等今此虎龍之為一等似無不可矣金一鏡曰虎龍雖有發告之功初既添謀於亂賊殿下豈可屈千乘之尊與同參謀逆而告愛者同祭上天為山河帶礪之盟乎今番逆震振古所無而規朝廷舉措凡係討逆之典無不未減逆魁則勦以賜死錄勲則單舉虎龍廢科則減為庭試處事如此何以服人心而免百代之諷刺乎按獄大臣勦勲亦有祖宗舊例矣右相曰參鞠諸臣不許勦勲已有仁廟朝定式何可弁髦四朝成憲遠追二百年前宣祖朝故事乎且如錄按獄則一鏡當高叅不顧嫌而乃為此言乎一鏡曰自勦府招問李錫三則曰庚子年間因虎龍之傳說得聞逆黨凶謀告于國舅昨年冬宮城坐甲之密計亦為報知於國舅有曰扶國保身何可緩忽云則

國舅益以大可大可云、三錫所告雖欠仔細國舅之自三年前稔聞則審矣以肺腑之臣念休戚之義其於扶衛宗社必有竭誠盡力者自上特降明命即定元勲使之錄勲宜矣金東弼曰今此三錫所告中元無敢功國舅之語今何可謂必有功而臆度而定之乎且一筵臣之直請國舅錄勲似未安矣沈檀曰三錫招凶徒必欲除去咸原云若無稔知凶番預為周備則何以生除去之心乎李光佐曰魚有龜即肺腑之親有功則聖上之下教豈符一鏡之言乎如許事必明白著見然後方可自下仰達且一鏡從二品宰臣也設有可稟先議大臣可矣此豈一宰臣臆度而仰請者乎所達猥越矣一鏡曰自上必有以察知者快錫明命焉上曰其言是也依此為之一鏡曰咸原府院君

魚有龜為元勳事既已下教頃日票定睦虎龍為一等事
又周會盟祭退行之意敢達依為之○府實啓即因大
臣所達有趙聖復酌處之命竊以為不然請令刑曹嚴刑
得情勿煩柳星樞多出銀貨助成凶菑之狀出於諸賊之
結案而三次加訊無端傳生王法失平輿情不快請還收
島配之命更加嚴刑得情係啓○院祈啓請還收趙聖復
酌處之命因令嚴刑得情勿煩李德俊請寢減死之命嚴
囚重訊以待雲澤承款依啓○五右相劄昨筵以柳星樞
減死陳達蒙允矣旋因憲啓還寢臣以終始按獄之人凡
所言議不及於新進一宦官此莫非誠信未孚之致將何
顏復按獄乎答星樞事因還收之啓既寢成命卿無所嫌
安心勿辭速完獄事○頌敦寧魚有龜疏伏聞以金一鏡

所啓萬意外忽有錄勳之舉夫慮其單錄之為弱嫌其
當錄之無人嗾唆捏合於鞠案之外艱辛尋覓於虛無之
中擬議於不干之人欺誣於天日之下要以張大勳券疑
亂聽聞其為詐誠巧密而其意亦可痛也憑依援引專在
於三錫誣罔之言此有可以一言卞破者常叅時一鏡做
出三錫獄中所無之言以為三錫有所言於臣亦有所答
者而大臣以與獄案相左明其初無面說則一鏡因又遷
度其說忽也初出復以為虛龍曾往于其家臣於虛龍曾
未見其狀渠亦未曾及及臣門一鏡謂天可欺罔圖為說
至請招問三錫密囑勳堂粹然招致於府庭至舉臣名而
詰問貽辱朝廷配夏之不知事體甚矣密奉一鏡指揮多
般誘問勒成一張文券一鏡以其所供一張橫棄而珍藏

之述襲其語至達天聽彼三錫者一自出入鞠廳之後便
生希功愚妄之心昵附當路講張虛言鞠招時則謂臣在
藥房不在依幕無所說話而今則曰以危言面告於臣此
其誣因一也渠之平生所親密就章貞章等而適困於圻
營督債欲為乞丐托跡於就章閫營而今則曰畏禍逃避
臣亦為可云此其誣因二也向當鞠獄時聞三錫之名出
於鞠招莫知其由渠適付料臣營故問其曲折則渠以為
席龍曾有言說於小人者必是此事云臣以為汝未嘗言
於吾故吾則今始聞知設或自鞠廳拿問汝既不言於吾
惟當據實告之其後就拿果謂臣不在依幕故無所告知
云今則曰勉以勿恟直告有若臣指彈者然此其誣因三
也至於庚子國恤時以都監砲手別為守衛等語尤極陰

巧此是當軍門依前例舉行者而今乃湊合為說有若臣
所陳票周旋者然此其誣因中尤大者今乃不問事案惟
信枉換之虛言忽然陳票於廷中勒謂有功加以勲名其
所招呼教誘誑亂閃倏之態益可見其縱恣無嚴矣伏願
下臣此疏於王府以此數條更加盤問三錫別為重勘請
加譴罰於兩臣以懲壞朝體誣聖聰之罪亟收臣偽錄之
命削臣本兼職名替納密符仍尋鄉路○日大金一鏡疏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陳章辭避便同古例無足怪也至於辭
氣之間殆若慢罵竊為國舅惜之臣待罪獄官時咒之曰
欲殺成原非逆也豈至於死乎臣語之曰汝欲先除吾君
之羽翼非逆而何咒之語塞臣於是知國舅有羽翼王室
之功矣及李三錫之按問也三錫謂聞席龍之言往依幕

傳同知及執義云：故臣遂仰陳其槩有龜又疏一鏡又
提臣父兄為言尤不勝痛心又曰以某為某勲十餘字不
出於特命而必以自已所達稱以上教申請書出若此不
已使君上為命皆決於一鏡之口乎荅曰勲錄之名以卿
才德實叶是望意外詆斥何足為嫌安心勿辭即速入來
○召對入侍時承旨進來玉堂偃蹇緩、行步殊極過甚
以予謂少主而如是耶校理李明誼修撰李承源拿推承
旨金東弼以過重請寢上曰然則依為之○北洪聖疇定
州定配趙洽減死廢典定配○院發啓聯劄時承旨俞崇
或恐劄批之嚴峻欲覘聖意之淺深乃以聯劄還下之意
汲汲陳啓曰大臣之意如此顯有和應之跡旋授北藩之
超遷有若功勞之酬報請極邊遠竄勿煩○韓配夏卒逝

○北院前啓趙聖復事依啓○北府實啓洪舜澤隨行願
賊之行潛買毒藥之狀目視而詳言者業奉也及其還京
之後與喜賊問荅藥價於願賊後房之說竊聽而直招者
盛節也渠又以吾輩將以藥盡死等語密與聖疇酬酢則
情節較靈無餘不可以徑覽不用送律請亟舉等籍之典
庭請初罷時同唯諾者不可門黜而止請速竄荅勿煩○
院啓趙洽以千金之子多出銀貨締結謀逆之狀既已畢
露而引告同情祿以告寢鞠廳急於鉤得許以貸死到今
酌處蓋出於此而討逆至嚴請寢定配依律處斷洽之父
爾重為喜冤輩銀貨主人作平兵時八千兩上送之說已
發於賊植之結案請追奪官爵勿煩○十府實啓閔鎮遠
當昌集之賜死也中路躬往面訣如悲親戚且其子婦即

賊集之女而不顧大義無意離異不可仍配善地請極邊
遠竄勿煩○院啓前捕將鄭履祚投得私鑄錢窩王安龜
瑞將欲窮覈之際凶集汲汲請對以履祚老耄而啓逆順
賊輩又以鑄錢之意陳請畢竟編配既是十六人中一人
其出八凶黨作奸弄貨之狀昭昭不可掩請令捕廳拿來
鈎覈依律勘劄勿煩○二十禁都宋湜書目罪人恭采今初
五日賜死事○三十一內提李光佐請對時所啓尹東洙修行
讀書有大過人者特除進善出入書筵上曰依又啓都提
趙泰耆以儒醫李公胤任瑞鳳朴太初付職入診定奪瑞
鳳今來江上云同為入診何如上曰依○十五是日恭德
判服為工○七荅魚有龜疏曰元勳之名搆謙太過不宜一
向強迫不得已遂改○府啓監役沈潤本以鄉曲鄙陋附

托權凶以為煤爵之階居鄉武斷多行不義托臨書院聚
貨私用憑公營私匹徒怨謗請汰去○院啓趙洽事依啓
○九持平具命奎疏天下之法莫嚴於誅亂人臣之職莫
急於討逆誅討而不嚴且急是率中國而為夷狄奈人類
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近日鞠廳之討誅
固嚴乎否乎其緩乎急乎向非臺閣隨事論事國賊之自
出獄門亦已久矣臺臣力以拘諸獄鞠廳暫而免諸梏以
至大臣劄三上而猶不知止自判金吾李光佐辭病不出
鞠獄之無端停廢凡幾日矣黽勉赴衙容易罷坐乍開乍
撤殆同兒戲興疾討賊非所望於重臣而既出之後如是
前却抑何故也雜科試才與鞠獄輕重何如而敢請停鞠
內提與獄官相妨有例重臣之求除其意何居果不出於

番免金吾之許乎大臣之劄請許逆不免曲副重臣平日
尊國體杜請囑之意果安在哉噫追報一款事体至重重
臣之向日一疏全無着落既許立祠豐享而至於名號則
斷之以不必舉論是何典禮是何義理祠既立矣神獨無
號則其將祭於無名之祠是何為君追報私親其果成說
乎惟其好名之心太勝不知推吾愛君之誠以思吾君思
報所生之恩豈不悖哉若其九次違牌偃蹇自大之習猶
為細故前後舉措如此而不一警治則臣恐國綱無以振
肅也○政院啓右相因臺疏迸出郊外判禁李光佐亦因
臺疏迸出江上鞠坐頃稟事傳曰知道○二日工判趙泰
億疏文衡必違之義朝野無不聞知而殿下未及聞耳夏
間參負姜覲遭彈於鄭壽期也金一鏡抵書於李師尚曰

姜台事因文衡薦望之崖異於其意兵佐光刑德泰兩台族鄭
壽期而論之所謂兵刑指李光佐及臣耳其時一鏡為文
衡首薦而光佐及臣名凡於薦中一鏡書意有若臣等不
滿於姜覲之先彼而後已至於族壽期而劾覲者臣雖無
狀決不至作此事况如光佐之賢而為此乎棍山
鏡適以首光佐以副薦為之泰億亦為副薦其時臺官鄭壽
師尚書問於師尚則答以金書果有之已矣鄭為之云云
似姜是子精澳出也恭億為太學士行公久後陳疏發此
書姜覲見一鏡答書潛騰傳捕故也一協風波大起為鏡
急少尹厚金東弼之駁一鏡皆由茲事而發云○二十
府微啓頃年洪萬遇疏陳獨對後在外大臣之不為陳戒
聽政時當國柄臣之力沮告廟而其時正言金礪左袒凶
論構罪竄逐請極遠竄前佐郎尹淳賦性陰邪處心傾

月六日

三

險少慧少辯巧黠百狀乍隱乍見眩惑萬端善為陰陽色
態專事俯仰時世聽言觀貌終非吉士納媚逞術世稱妖
人叱咄耐麗於卿相之門馳騫結黨於浮薄之輩昨冬七
臣之抗疏也外托清流強作慷慨大談內懷疑怪實為首
鼠兩端暗裡飛書而洩漏謀欲沮敗其疏事及至改紀見
枳要路益肆狼毒思欲中傷嫁禍善類非朝伊夕至於憑
籍李晚成宗社大計之說欲證洪致中崖異凶論之說初
既倡言於三司稠坐之中及夫臺啓之發奔走乞哀苟且
彌縫其口誦觀音菩薩之說一世傳播如此妖邪回互之
人決不可置之清朝侍從之列請削版減死罪人聖疇任
洪春熙卽丙子獄杖斃人箕疇子也一種凶逆自有傳來
且與喜之尚吉仁佐昌道輩為血黨陰謀凶詐無不與知

及諸賊伏法之後潛給衣冠傳說狼籍請遠配末端兩件
事依啓○二十日府實啓李星彩其子圍春溫科事臺啓請
查蒙允而星彩身為逆紀之婢夫托其子於喜賊稱以受
學密勿往來凶番陰詐無不挾贊喜賊埋葬也躬往看役
無異親戚請星彩父子并遠配堂后是叅下清職非人人
所可濫授注書金相奭素無名稱且乏文翰幸被凶黨之
薦剡久致物情之駭笑如此之人決不可置之記注之列
請削薦荅勿煩○李德峻四次物故○二十日校理鄭壽期
疏文銜自是好官爵以必其爭之心謂人人皆如己志猜
嚇在前之人猶且不足污口噴血及於局外之人不亦可
笑之甚哉噫如使宰臣居寵若驚以古人戒王濬之道自
處則人將把名臣字歸之而不此之思乃貪天為功裒然

以大勲勞擔當少有不叶於心則叱咤叫喝左提右踢氣
勢堂堂謂莫敢誰何長此不已恐非宰臣之得計文啣武
爵一時兼館官亦榮矣分已盈矣猶不知足轉希上層虛
空做語必欲困人而奪其位何其意之太濫也○六叶大
諫金東弼疏近日事實多於邑流涕者頭緒未定搏擊先
行置國事於相忘之域尋干戈於同室之內吏判李光佐
自在先朝夙負重望進退所在卜時污隘况其赤心體國
守法奉公國人之所共知設有施措間一事差失何遽至
於斥逐而後已而一筆勾斷勒折成案至謂之興疾討賊
非所望於重臣况其所以責人者專在鞠獄遷就則乃反
自惹鬧端并逐按獄大臣使鞠事無可了之日者抑獨何
心若疏中將祭於虛祠等說又復追提不見用之空言公

肆告奸於事過之後豈職在臺官者所可為哉重臣所論
名辨一欵不過出於一時所見之適然豈有不足於爰君
之誠乎如臺言則凡係君上恩報私親之節勿論其事之
得失惟以逢迎承順為務然後方可謂爰君此則婦寺之
忠非君子事君之義也工判趙泰億以金一鏡抵書加誣
之事引以自處不意清朝宰執之列有此使人大慙事也
文衡專掌辭命為一國多士之標準苟非文章才學為一
世所信服者莫與斯選而一鏡粹然首薦以向來代撰之
文言函送策窮凶情節初不能極意寫出荒雜紕繆不成
詞理又挿入剩語引用乖繆眾口譁然指為狂怪其全無
識解不獨辭令推此可知國朝三百年來詎有如許文衡
之薦哉至於自做無根之說排軋先己之人必使前後文

衡之人舉懷不安醜然莫知媿雖謂之不識人間有羞恥
事可也噫昨午一疏以浚朝廷之待遇非復前日之一鏡
惟其龐悖成性濟以好勝挾功自大行之以喜事少拂其
意輒肆噴薄詬罵朝紳有同奴隸氣焰所驅人莫敢誰何
苟充其意欲所到雖主文盟而叅勳籍亦不厭食也守禦之
任何等重寄而貪黷無厭用錢如水軍需枵然若不少加
裁折以成鷓張之勢則必至東撞西突乖亂朝廷而後已
其在保全終始之道宜加謹罷俾開箇新之路掌令朴徵
賓頌在西幕成給私通於管下邑致有假御使之寢其時
大臣以為不成人到今十年毛羽未成尹淳顯言積塞其
通清之論而乃於八臺之初挾其舊憾手自狙擊其聽言
觀顏吉士妖人等語即淳父世喜論劾李師命之啓語而

今乃忽地翻騰以為醜辱淳身之計其心所在不忍正視
宜改正其臺憲焉昨冬備忘之再下十行天札求助於在
外之大臣而承旨韓重熙諉以臺啓之方張敢違繳還之
啓又於翌日以昨日備忘傳授右相事荐下聖教而一啓
再啓終始阻撓其承授凶逆之指使格君命於急危之日
者論其負犯宜即勘處而如俞崇循禮稟啓於備忘還收
之後者視此輕重何如而乃反律以極邊不免察小遺大
之歸○金一鏡即出東郊還納命召上特命還收乃入待
命金吾○七叶荅具命奎疏曰侵斥大臣略無顧籍良可
異也○荅右相疏曰憲臣疏斥不必深咎○荅吏判疏曰
卿勿過讓○黃尚昂拿囚○八叶禮參金始煖疏憲臣攻
斥按獄之臣語甚危怕委官長席逆出城外臣以同事理

難獨免○大憲李世最疏大臣之自初按獄勤勞已著判
堂之按事屢月收斂不遠而臺疏遣辭大欠稱停金一鏡
之粗率好勝自是短處諫長之就事論列固無不可而歷
舉平生一筆句斷臣竊慨然尹淳名父之子文翰才華見
推齊友要亦一代之名流也而至加以劑版之律不料清
朝臺閣之上有此傾陷之風也○具命奎避嫌啓近日大
臣前後諸劄諸因議讞漸不如初多拂羣情臣疏所以發
也反引泛論之頭辭強以為咎又取重臣之過失必欲替
當諫長疏有所慨惜重臣向日舉措人莫不憤惋而一
世趨風莫之或忤噫規避按獄故緩討復何等罪過而乃
歸之一時差失如使重臣知公議之可畏改面易轍則臣
疏所論未必不為頂門上一針今諫臣之不顧是非極處

營護導一世之諛風使不敢誰何於重臣抑何心哉若重
臣所論追報一欵尤有所駭痛者追報私親自是天理人
情所不可已者聖上之一循公議不論分限在廷之臣更
無異辭則重臣之忽剗見強生橫議抑何意哉昔在先
朝葵用嬪禮刊諸譜牒重臣曾於此時無斥言半辭畧陳
當否且此追報之舉果犯私厚之嫌則當初議定何不即
陳而乃於成命既下投進一疏語多乖謬其所謂仍而置
之為至當者臣未知仍者果何事也臺閣之隨事論斥職
耳若事關私親則不論當否一切歛避而不敢言然後分
可謂臺閣體耶臣疏中將祭虛祠云者有何彷彿於告訐
而脅勒樞樞揅入逢迎承順婦寺君子等語以為詬辱措
制之計豈不悖哉不念顧復之恩橫生反常之論然後可

以為君子事君之道而推臣子愛君之誠成吾君報親之心者將不免為婦寺承順之歸哉語係秉銓之重臣則悖公議而護之事因君父之私親則拂天理而斥之義理晦塞胡至此極○九日忠清監司狀啟石城囚御寶偽造罪人權盡性同推施刑之際稱以欲為告寢石城縣及營門俱有書納少紙并為封進權盡性投送事權盡性拿囚禁府○三十日領相三司請對入侍恭者欲陳東弼凱不為過激欲為陳白之際其下諸時權盡性移鞠廳○十二月一日院啟柳尹淳地望才學為儕流所推前冬宗國之將危也始與數三士友相約陳疏中間下鄉卒未同事人或疑以避事其後言議出處亦不無招諤之端忝酌規警自可無辭而舉其平生一筆句斷如此風習不可滋長請掌令朴徵賓達差

自有四凶誅討之議緩急不齊轉成携貳蓋緣凶逞餘威尚能警人不無顧瞻之心至於金東弼之疏攻金一鏡而過激極矣一鏡之不思遠嫌書語不擇誠甚可駭以此規警未為不可而張皇一疏乘時醜詆苛於吹覓而并毀詞翰之優長日以貪黷而全沒軍儲之充備豈意薇垣首席有此不美之風請大諫金東弼罷職依啟○二日院重前監司尹憲柱曾莅星州時偽增賑穀至蒙陞資頃為北伯漁棄遺民遺臭一道詳列十日一方生靈盡被其毒逆啟之浚語及憲柱人皆切齒欲食其肉不可不別樣重究以慰北人之心請令攸司考律勘劄依啟○政院啟因大臣病鞠坐頃自稟此至癸日○三日金雲澤次物故○尹憲柱拿囚○館伴李先佐疏臣之所遭誠悅近士大夫所未嘗有也臣

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畧聞處詢駁之道矣立朝事君上
垂三十年平生本末可以畧見苟為崎嶇用心而避鞠廷
僕隸豈食臣餘方今鞠事垂畢罪人無一不加刑者謂臣
當何患而避之臣今顛毛種、尚可與少年臺官較繫長
短喋々然求下乎且其前後許多語無非危怕至於故緩
討達四字讀之口舌覽之骨青是亦臣之族而有餘罪矣
噫嘻甚矣矣至是乎追報一事又不料人之為言乃若是
自古國有議禮聚訟萬端亦何嘗以同異為罪臺閣之以
是深持一節加於一節殆非夢寐所到也臣之竊自傷心
者有之臣於平日樹立有可以照人心誠信有可以孚同
朝人雖有刺論其侮慢蹴踏舉平生而句斷豈遽若是皆
臣無狀有以自取捫心永悼夫復何言○叶府啓注書改

正事依啓○院啓尹憲柱事追聞潛造龍床又有貪贓四
罪云請令添入問目速為勘處○廿金一鏡疏下金東弼
魚有龜論下○二叶院並寬啓請春澤諸第子侄一併島
配以絕禍根字寬子再興尚未捕捉兇之子鳳馨孥籍命
下後四日病斃云而只曰哀毀自盡其時其親屬之宰隣
邑者晉當檢驗則屍身真贗何足憑下乎蓋族謀逆之鳳
馨素稱驍健之再興若終不獲則臣恐楚國君臣且苦兵
矣請懸金購捕快正王法勿煩○二叶院重啓洪致中收
用之命五相啓許罷既久永麻可惜且其結臣竊慨然是
特一似忠之大奸前冬備忘之粹下袖手傍觀卒乃受憐
凶黨根擢八座如此漢面胡腸之人不可復厠搢紳之列
請還叔之命○八日右相崔錫恒請領樞金字杭別樣教

召使之入城南泉記又以非干送罪輕者請收用

三年正月日三召對時上曰史官申致雲行步緩、頗有倨

傲之狀拿推頃日賓對時玉堂不為入侍玉堂只可入於

畫講台對備數而止耶應教李世德拿推又曰內官不過

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內官崔泓排軋君父極為無狀

即為拿問各別嚴劄身奪告○日四禁府金時發文德麟聽專

有錫輔之洪彥度各刑一次○日五朝奉時掌令柳諫持平

金始燁啓李喜朝事依啓金普澤李星彩之父事依啓

因右相啓李世德申致雲公疎承旨李真儒啓諫院無入

侍之負不得連啓而金春澤諸弟子侄島配事此等惡逆

之類其在不與同中國之義決不可容貸亟宜允從矣上

曰依為之○日七李喜朝嚴極遠遠竄○日九承旨李真儒啓

尹憲柱爰辭逐條發明而若泥中之鬪斃此評事李明誼

仍差按覈主查上曰依○日十金德材州尚金厚材島金甲金延

璋高智金驥孫嶽子金善材義金俊材山金偉材島金海

得海孫島金養材用材島金廷澤聖材南金福澤巨

金祖澤海南○二十府諫柳啓趙榮福以無恥鄙夫居賊巢比隣

身為侍從手進溺咒當賊巢釀成士禍之日作一傳令之

卒敢進一疏捏誣善類至請去兩賢臣先正之號先正二

字先大王首先稱道士林遵承而用之者乃敢乘時請削

請遠竄不允○日五趙洽減死慶極遠配○日六府燁始啓因

鞠廳議啓尹尹愨柳星樞趙聖復酌處之命不勝駭嘆請

還收配處嚴刑得情不允○日七院寬請還收洪致中收用

之命願集久竊國柄籠絡醜類仗法之後其腹心血黨失

其仰望潛懷怨懟樂禍思亂為計益深金在魯申思詰張
鵬翼金取魯金棹金令行金希魯姜項具昂勳等或全家
下鄉身伏京第或乘轎匿跡往來綢繆或富室而不吝於
用財或衰服而潛與於密席情跡陰秘輿情疑懼憑藉北
恣做出無根煽動中外請并極遠遠竄以絕禍根勿頌○
八十台對時獻納權益寬啓金在魯事依啓○九十金在魯
申思詰長張鵬翼鍾金取魯山金棹鍾金希魯京金令行
張具昂勳萊李固春古定配○刑朴弼明懷拿米囚○承
旨朴熙晉先正臣尹宣舉尹拯致祭事出古○尹宣舉致
祭文道教既喪那設并作背君遺義假真售偽天理否塞
禍烈洪水不有君子孰扶民彝天固多意篤生宗師峻箭
高義本色家風躬行力踐得之外翁氣純陽剛道傳正脉

江都之事義無必死陳東尹穀其改則同引而自廢可見
微衷冠裳易位簪組非情一斥魯立長對麟經萬古綱常
一身獨任存養既全造詣益深彦明懋宗正叔方嚴聖祖
在宥灑恥志銳上咨下諭冀裨大計誰秉國成即我麗澤
積此耿々屢輸悃悃外列王伯劈析義利責以務實勉以
近理言不憚複病則切中至誠所到鬼神可動人心異我
及齋疑怒平生忠告身後禍畧人亡骨朽怨從釁激始愠
遺札終恚規贖惡人議已由子及親誣及九原判作二人
厚誣天聰遂至剝床爰憎隨時褒貶頓殊或為砥柱或為
停奴醜疏一上果遵遺美確唱唯和競為子光元祐黨禍
垂白日錄既毀文版又撤院食案因大運夫豈臧倉中間
六載爰無不有公議之定不待百禩從前寃枉并賜昭晰

惟此倫彞賴卿而存臣知爰君子知爰父由今尚論功豈
下禹期壽尹拯致祭文道有消長世以汚隆義利公趨王
伯殊功孰啓邪徑乃數天常孰居正路克樹人綱認金為
鐵衆口難滋特朱亂紫公眼難欺巖、大老德備道尊文
敬之子文正之孫三世正學一國宗師霽月當窓春風禰
座訾深北庭志固東岡湘卿平生如玉無疵間遭橫逆非
澀可磁曰師曰弟貴在相輔昔希元晦今愧同甫一書緘
忠比干是期我欲投劑人自忌醫追提范碑強責稽書遷
怒及親恣意構虛義乖情睽寧為終保父師輕重聖鑑昭
垂國是定朝無異辭斯文欲喪百怪層生墨無差爰釋
有傳法宣麻竟收戴盆莫照鄙臍既燃漢瑟更絃一脈公
議何待百年爰復舊卮特侈新恩卓爾成德并彼尼宙霧

廓雲消山自依舊丹書何辱紫誥何榮惟茲晰誣蓋以表
誠十載泉塗猶倦甘盤孝陵旌趙仁廟獎成予懷先正亦
遵舊程時尹聖○二十忠監查狀尹時澤冒喪八場白脫李
固春父子借述故虛以他罪發配時澤放○四時權畫性
刑一次茅三度承服結案年三十四沈廷輔為清風府使
時矣身御實偽造之罪發覺故舍嫌誣告朴弼明以刑房
出入獄中本倖趙正綱身死憑問無階則以文書搜去樣
推諉弼明以實誣告廷輔之詐而所謂名錄文書皆是做
出所謂廷輔書札及與廷輔酬酢亦是做出不待時當古
介處斬家產籍沒○五時備堂引見時右相啓曰勘勲事
兩捕將誠有可記之勞劔貨是大段贓物而孛森設機搜
得行囊未及摘發而甲翊夏譏捕舜澤之双業奉彼中買

藥人姓名及藥之形色目覩而規告其功不少此二人似
當錄勳森為一等翊夏當為二等席龍當為三等矣上曰
唯沈檀曰當四凶聯劄之日大臣請對再安天位論其炳
幾衛社大臣當錄矣領相曰檀言非矣条件各異而如是
煩達請推考上曰唯趙泰億曰柳復明當庭請議罷時挺
身立異大節可觀各別擢用上曰依沈檀曰李潛故忝判
夏鎮子頃年一疏至有左右前後莫不向刃東宮等語及
白望鈞出而潛言如合符詢問大臣特加褒贈上曰依錫
恒曰仲寬宜矣不必贈爵無發落右相曰李獻英獻章李
真復并宜復科上曰唯領相曰吳遂元亦當復科右相曰
遂元復科則李整不可不伸矣整時帶提學豈有入試望
諸闕之路歷八舉子家之理乎終死謫所至今稱冤矣檀

泰億緇陳之後因承旨權以鎮陳白遂元復科整復科○

二十七日禁府啓洪彦度既受三次刑與犯逆有間似當酌配

上曰減死之配金時發三次不服加刑啓除刑議處洪彦

度原配定配○二十七日府章啓金時發以願命女壻檀拆王府

密謀拘禁急傳之卒移送迂路之狀頑忍未盡輸情洪彦

度以哲人義人之父當哲人之拿禁即捕校馳到其家而

敢生隱匿之詐稱以往義人謫所欺詐王命情狀絕痛請

收成命嚴刑得情快正王法○二月十四日大駕送勒慕華館

○院廷啓金姓官人之和應逆賊錯毒御膳盛節之招也

雖吐出黃水聖躬獲安而遙奏臺啓輒下查出之批而尚

無出付之舉金姓官人雖非一二而庖厨之任與他有別

女官之辨亦當各殊如或推諉難摘亦宜悉付有司明示

查究禍根迄未除去舊船必當復煽請金姓宮人疑似者
出付鞠廳覈得正犯速正王法○元勳李森上疏固辭待
命金吾亦疏亦○日府廷啓李鳳馨檢驗官請拿覈依啓
○右相啓春澤諸姪中年未滿及出緇者特命放還領相
曰右相所達誠是矣上曰依領相啓李恭壽早游朴世米
之門學力既深經濟自任請先試州郡事分付上曰依領
相啓李賓興以科後呼新來之事幻作科前歷抵之言以
誣李整巧隱甚矣吳遂元既復科則賓興無更問之端邈
遠定配宜矣上曰依泉興梁山之○八府章啓任啟之昔年未徹之
兼任鴻山縣監黃尚鼎○八府章啓任啟之昔年未徹之
疏不忍聞不忍言之說世皆傳播凶壯逆腸昭不可掩其
改呈疏語犯分悖義之說無所不至其叔弘望猶不敢掩

惡恐其禍延陳疏自明則其言之不敬不道此亦可見若
論其罪宥有浮於賊述而罪止竄配請亟正邦刑荅勿煩
○院重啓搜得鈔貨譏捕業奉雖不為全無功勞豈可以
一時微勞草二勳請亟寢李森申翊夏錄勳之命洪錫
輔前後原情欲掩反露初招則果以小紙書問德隣曰謹
書區別有前例否再招曰謹札事書問於德隣酬酢於邸
人若使錫輔初不預知於喜賊凶謀則謹書被搜渠何必
慮而有此書問酬酢耶况移書德隣又送邸人請給謹札
詩篇之言即發於崔興祚之供與邸人陰相謀議教誘都
事之說畢露於德隣更推噫謹書即已炊飯之言也詩篇
即續永貞行也此皆喜賊之斷案而錫輔之百般設詐必
欲棄取抑何意耶其和應綢繆昭不可掩而鞠廳之移送

本府大拂公議請更送鞠廳嚴訊得情快正王法有非常之愛者必處之以非常之法請還收春澤子侄區別之命勿煩○十一罪人安龜瑞因臺啓自捕廳拿來而到都門外以刀刺項而死請捕校朴昌輝朴二松刑究正罪勿煩○十二召對時府章啓朴昌輝等事依啓院重啓再興鳳馨事依啓李森等寢勲事依啓○十三正言柳壽恒疏時事至此大臣之責辛丑之臘即殿下一初初筵對揚已拂羣情及其受命按獄首尾引疾末稍收殺尤近塞責乃於台鉉之位遲暮之境反不嫌其偏私指目之歸事涉私意都忘苟且艱辛辭說莫掩心迹至若鄭壽期之初玷瀛選已極不似東壁中書尤出人望有若酬勞者何哉李廷濟之平生巧宦不出趨利畢境羽化都出權門及泰承伏法千里專

人滿馱送賻渠若有一分人心安忍為此削版之典斷不可已又請洪致中啓立異三全并施謹罰○備堂引見時以單勲勘定○府厦宗啓舜澤事趙榮福事趙聖復事尹愨事柳星樞事金時發洪彦度事并依啓趙榮福善遠竄十二三吏議李真儒請對定集金東弼光州柳壽恒禮安單付利城朴徵賓移付沃溝東城君睦虎龍勲辨輸忠奮義竭忠効力扶社功臣○四二日館學生金范甲啓維綱朴師寬洪命蓋李昱李德鳳柳龍齡李廷材金相岳李斗成吉聖老朴弼幹李應元李舜龍金景潤金命龜蔡應祥趙萬善柳縉李全天相朴思沈黃爾極朴台瑞鄭升賈曹廷泰李獻春縉李聖運李壽萬權益昶朴台德盧述崔德禧李喜燁盧斗幼李壽任瑞禪鄭建柱崔蒙德金宗台沈星鎮尹周幹厚李顯慶金達海蔡呈馮尹宣金枕崔尚瀛曹一清金養登蘇東軒李聖迪閱正斬鄭夏彦李正順風朴尚濟洪南登

最著者論之故相臣李景奭比之孫觀其拱賜几杖宴之
序文也揄揚稱道至擬周公而插入壽而康三字以為日
後詬辱之資者用意之叵測也尹宣舉即時烈之畏友也
顏波砥柱兩儀一星之稱其所敬服者至矣而自尹拯疑
其本源之浚公肆醜辱至謂之俘虜謂之宣卜又謂之忍
人又謂之魯花赤魯花赤即野人之別名而宣舉以魯西
為辨故取魯與虜音相似而辱之故相臣金壽恒即其同
朝相好而或有一二事違拂於心者則輒以醜辱相加謂
其受制於妻羅氏稱以羅相謂其自辨以文谷而譏以腐
魚其他槽相伉胥之斥率多無倫至於尹鑄因一奸臣則
斥以壬倭凶孽無所不可而取其所居之洞名為介谷謂
鑄曰狗或謂之犬鑄之妻曰雌狗鑄之子孫曰狗畜鑄之

客曰犬客鑄之門曰狗門似此醜悖雖使屠肆間惡少年
為之亦將汗顏而知所羞矣其所以虛假大義也憑藉朱
子也誤世道而禍斯文也言辭之悖理而傷道者夫孰非
小人之斷案而只以貶薄孝廟之斥為拂公議故左袒時
烈者以其冤死一節為藉口之資然則時烈之死其幸而
死於己已也嗚呼凶譎如時烈險詖如時烈而跡之俎豆
之享求之今古臣未之聞而况并享於道峯乎伏願亟命
該曹撤去時烈院享○五時備瑩引見時右相請久任吏
判柳鳳輝敦召領相又曰朝廷之上體統為重而吏議李
真儒不待長官之出請對定棄破格單付請違差三守令
并依任柳壽恒罷職上曰依○六時領相疏下柳壽恒之
斥○承旨權以鎮疏臣外祖先正臣宋時烈受知孝廟有

魚水之契逮至聖考恩禮迥出千古至遣近侍賜額於特
祠宸翰炳炫照映宇宙而今此泮儒蹤踏無忘古人所謂
有辱聖眷者臣竊悲之臣外祖之平生所守獨抱春秋泐
悲下泉而事不如此義與勢殊蓋我朝丙子浚事類宋之
丁未浚而酷苦至寃宋於朝家有加焉然紹興年間賢士
大夫莫不扼腕說談而乾淳以後雖以朱子之聖猶急於
內脩及乎開禧則開邊為招禍而為宋室之罪人此義在
天地雖無前後而不得不與時勢相為低仰而臣外祖則
岬：此心至死不已至於馴致辛丑之禍云者人之為言
忍至於此耶楊龜山為蔡京之所敬信胡文正為秦檜之
所尊崇則龜山可分蔡京之罪而康侯亦為賊檜之嚆矢
予其言之鑿空撫瑣亦不足多卜適在近密不得不呼籲

於天也父母之前○九叶玉山大嬪本家奴京男擊錚矣
身上典祠字先大王雖命外孫奉祀外孫貧賤萬無守護
之道直孫罪錮千里外伏乞垂憐俾不絕祀○三月三日
承旨李喬岳疏先師文正公宋時烈淵源門路得之文正
公趙光祖末稍受禍前後一致一祠并享於禮亦宜而一
種不悅之徒為賊鑄訟下為此已已餘黨之而不敢生意
伏願体先王予志勿撓之教亟加痛斥○此四道儒生崔
鐸等疏宋時烈特一斯文之賊也因斥李喬岳權以鎮疏
○持平李普昱疏論軍勲之非及諸臺斥補之過仍請柳
壽恒罷職還收○此幼學姜祖烈等疏請亟正范甲等慢
先王害先正之罪還以尹拯父子院板重修之命○十大
諫南就明請對以更錄按獄諸臣浚設盟祭事縷：陳達

無發落○十一行會盟祭誓文天啓我邦夙秉禮義聖神敷
教厖哲叶理扶綱挈常三百餘祀君臣之分截若天地委
裘尚朝路馬無齒逮于寡躬值此兇異噫老賊敢干軌
紀魯家晉卿逆據三事方予尸鬯已懷不利寧玉赫臨畏
莫敢肆予任不疑渠茲無忌謂可同心反畜異志陵土未
乾禍煽孔熾悔予新政顛委神兇祖喙其孫父縱其子族
戚盤據黨與基置太初是倣永貞敢儆詆誣之辭何所不
至潛嗾老将易置副帥約日陳兵雷撼天位推戴密議狼
籍掌字廣聚銀貨陰締娣寺三手凶謀次第并試赤箭箴
鴆玄服褻七視予如奕至草矯旨內弼昂顧外掩鈴耳凶
恣意氣莫之敢指庭班倏輟一唱千唯聯劄夜入操切唯
意嗾凶肆乱莽操温慙变急蕭牆危甚尔累倘未神庇殆

不國矣天方悔禍人有投匭鈎捕按驗蹤跡如是奸情逆
節畢透無秘妖腰乱領咸服藁巾王法快伸人網不墜妖
氛風掃國勢山峙案藉情忠敢忘勞動疇封裂壤用侈恩
賜勒之景鍾箴諸金櫃銅鑿血盛玄帖璧植實彼蒼旻誓
此白水舊德雲仍亦造班次與同休戚靡吝終始苟渝此
盟神降鑑止時黷教扶社功臣東城君睦虎龍書聖人開
自新之途不保既往王者懋必報之績式有其常纒訖前
凶之邦刑適遵定難之勳籍念茲逆節之恠愆亦簡冊所
稀密交闈人赤氛之毒已釀陰養死士玄服之愛將成謂
天可訾殆非一朝一夕之故視君如奕盖有不棄不厭之
心嗟廷臣孰恤予家而宗國凜如一髮幸有元老之泣籲
既得擎日而扶天亦粵七臣之奮陳亦幾折趾而拔釘至

於陰謀之盡露賴此急書之上聞惟祈錢世儀之滿腹精神始托凶黨李景畧之臨門慟哭終效誠忱密察嘖呻血入虎穴而得子間疑吐唾或遭蜚目之猜人遂乃發其三手之謀始果正其四凶之罪奠基緒之將墜神人同懽廓氛穢之旋消日月順軌蓋能炳幾於逆順之下是庸効勞於發擷之神肆策勲為輸忠奮義扶社功臣三等勲閣記形獎嫵沮面之舊賊盟府留券寶多葦心之新功既申之以誓言復賁之以物采非謂獨宜於其一抑欲慎重於分三於戲傳子傳孫期富貴之勿替如帶如礪庶終始之不渝李巨源製會盟祭功臣猶長甲聖夏叅李命熙呈單不進朝士中平市令朴泰錫叅大殿奉血官監役辛寔彦世第奉血官李德淳 親臨頒軸教書藝提李肇製○三谷金范

甲疏曰今該曹稟處答崔鐸疏曰今廟堂稟處○三討逆庭試出榜十三人壯元朴師滂○二叶備堂引見時府真啓金礪事任啟事并依啓又啓請功臣猶長名在朝籍而無故不叅會盟人拿問勘罪上曰依○禮判李肇啓金范甲疏有令該曹稟處之命道峯書院即先正巨趙光祖而享專祀獨享事體固重而一番人乃以宋時烈并享之故相臣尹趾善陳疏請寢先朝既為允後則科獄罪人李聖輝時為齋任汲二八享一夜之間喉司以己為并享陳達則置之為答先大王本旨所存亦可仰認公議已發不可引置當為黜享下詢大臣何如右相曰道峯獨享事體之重與文廟無異故相臣宋時烈道學人品之如何姑置無論當初并享時尹趾善不當并享之疏先大王即下允俞

則其時公論不滿據此可知到今士論既發依不當仍存矣上曰依○二時金礪岩極邊遠竄○進士郭鎮緯等疏

還給○三十日郭鎮緯李金燦洪谷祥命彦鑑李著徽李箕華

輔閔錫範洪啓重張宗紹鄭文祥李匡彦宅鑑李著徽李箕華

張亨視李奎明李氏濟昌漢方鄭弘祚林焜金煥朴必濟

俞徐尚徐命臣元道翼李安欽南尹得寬李奎微李李受天李鳳

錫李翥賜李性鎮尹德新尹得升李師培沈錫鄭震赫

震旭鄭德祚李彥錫尹宗任李顯升鄭漢明鄭優祿趙錫

尚洪啓聖希鄭祥李希時泰金賢佐李益周李重郁高得聖柳

南浦寬金炳韓致殷李朴亨根李信濟權亨萬希恭金載大中

崔有產俞致新沈益燁鄭世享熙疇沈重周朴春勃許

宅朝弼鎮綱李採鄭蒼東金龜老洪啓佑李燭李命直金

應南金鸞禧李萬祚權銘任命世徐命厚徐命老柳恭緒

李敬與李惟觀柳應錄張宸煇李願普李謙普尹得敬黃

重尹先周郭鎮一李仁濟李元培李有濟朴尚澤鄭萬載

洪章漢朴尚庚金熙佐金營金漢李重英鄭密南官浩李

思禮鄭世恒鄭世復韓重英閔翼鳳尹頃金細周金世周

尹廷濟尹基聖韓師正尹景履尹祥履柳應瑞黃稷高道

沈黃極高秀聖趙慶雲閔思義洪成金權金楮黃萬鍾黃

培李楷辛錦三南濟直洪啓禘李教天鄭棟金時翰崔吳

李震揚張震燧李駉格三等疏伏聞范甲等以先正臣宋

時烈道峯黜享相袖投疏嗚呼我先王丙申處分自是金

石之案丁酉批旨案為日星之訓殿下其忍忘諸噫范甲

輩矯誣之辭皆泛良佐所錄悖說中出來噫兩先正道學

之純正時命之劣阨前後一揆同堂齊殿其意有在先正

之所勉於孝廟不外乎誠正之學故孝廟嘗曰明天理正

人心與我共此者捨卿其誰所謂案地上事業無以加此

彼所謂假冒也虛拜也非渠之言乃尹拯父子之言也噫

甲乙群凶構罪先正殆無餘地而大義之說終不敢作毀

今彼輩倡為錫黨之而不言嗚呼朱子後孔孟一人耳時
烈一生尊信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今范甲輩反謂之憑籍
朱子渠輩之所尊崇非他人也而虛假憑籍之說筆之於
辛酉書矣至於顯廟初不思追報云者已亥大喪之初汝
河首進排軋之疏禮訟俄作而跡益崎危繞畢山陵蒼黃
去朝又何可展布其四體乎庚申再起無一言及大義云
者先正之故自長髻只依程子西監之義黽勉造朝而如
辛酉進脩之劄癸亥世室之疏丁卯論事之章無非此義
其書昭載文集范甲輩獨無眼孔可以見此乎若金瑩碑
文則其宗社之計云者乃瑩筵對之語蓋其狀德備矣而
至於主和一事則曰雖知大義之有截而惟保全君父是
急他無暇顧其心可謂戚矣稍解文理者亦可見其微意

也至於尹周教之議婚於俞相基也尹拯百計沮戲乃以
族誼為托至為朱子不足法之說夫異姓九寸之有害於
結婚在於典禮乎在於國制乎其所謂固結黨戚者亦在
其人之如何趙如愚宋之崇勳也朱子樂與之寅協未嘗
以勳戚自貳先正當日之所與皆是戚里中善類功存社
稷望重士類則豈可以身居勳戚輒排絕之乎况所謂駟
致辛丑釀成丙申者先正之沒今幾四十年邇來翻戾初
非先正所可知則末後事何干於先正而彼輩之說每出
於此與向來慶濟之疏同一心腸至於壽而康之說胡不
取觀其時館學疏乎若兩儀一星之云宣舉一人之身前
後分作兩截則當褒而褒當貶而貶無恠天壤之相懸也
至於宣卜之稱乃渠江都時自名也俘虜之說木川儒之

言花赤之云者柳耆芳之言也忍人之說已詳於金鎮望
之疏所謂羅相檜相腐魚仇胄等說皆是良佐手分世界
中現化出來者蓋故相臣金春恒一生尊信先正進建禍
福無不與同良佐即耆恒之裨第宣舉之門人也每欲交
構兩好而終不得售於耆恒之生前後乃貽書諸甥做作
無根之語欲使背馳先正之門鐸疏所謂苗脉之語非金
昌翁之言乃昌協之書也其書數千言卞破良佐之言而
有曰好事者從而附益而曉、焉未示數語雖有苗脉要
皆此類又焉足為先人不誠服之證哉鐸輩截去首尾翻
其本旨而欲以為之證告君之辭何若是誣罔也至於狗
犬之說鐸家在狗洞故因而居而謂之狗尹假令尹鐸居
龍洞亦將稱之曰龍尹然鐸之行本狗彘之不若則狗犬

之稱在鐸真箇著題語耳范鐸輩顧何挨逼痛迫而有此
分疏誠可異也況且雌狗等說先正文集元無是語噫先
正之禍宗出鐸黨彼輩血脉本與鐸賊流通故語意之節
節符合自其祖宗而已然已酉之書與庚子論禮之心同
意辛酉之書與己巳我賢之啓同語鐸等之疏又全用慶
濟舊語渠輩傳鉢一印心跡甘為賊鐸之真種子嗚呼先
大王丙申處分建天地質鬼神彼輩乃曰一時之教欲故
之於積年沈痼中浸潤之愬此非特斯文亂賊宗誣先朝
之罪人也至於永貞行即唐臣韓愈諫當時小人之作當
甲乙鐸黨之藍據先正之吟咏其詩宗君子傷時憫俗之
意若以此律之以詩訕則韓文公當首被其誅矣至於尹
聖時疏亦有所不然蓋太學請享疏出於甲戌而啓回於

乙亥舉行於丙子陞享於正月十二日而尹趾善之疏十
五日乃入故政院既已舉行之啓乃在十六日則聖時乃
謂之一夜潛享何所擬而發耶向者豈疏之稟處也為大
臣者乃敢曰非先王本意彼獨非臣事先王乎戴天履地
立於人世而言言而背馳於先朝事而求異於先王自
以謂得之而莫之懼如范鐸亦何足言伏願還收稟處之
命仍治鐸等之罪治疏將上聞昨因李肇陳請大臣敢請
黜享云噫嘻此何事也伏乞特降反汗之命因治相臣之
罪又斥喉司之阻撓政院詩世取宋成明措辭捧入○會
盟祭功臣嫡長不忝人拿問現告收使尹泐府使朴師益
郡守尹得仁府使李命熙都事尹鳳儀縣監權吳姜啓溥
佐郎李顯祿縣監姜樸郡守李存道鄭治泰奉李徵龜察

訪金昌發教官李岳岳監役李邦華泰奉李溥○五叶府

宗復啓請郭鎮緯島配李喬岳速竄安允中邊配并依啓李

喬岳郭鎮緯疏還給○六叶院世啓請依法諸賊之父與

兄弟有官爵者并命追奪有書院而專享者毀之附享者
黜之以嚴邦憲尹時澤之縷服入場青陽校生崔震億目
見於場中固春其日在家洞人見之保寧士論至有黜鄉
之議諸邑士林群罪時澤之通文金夢相之呈書巡營文
迹具在而只憑吊容錄為左契請當該查官拿問定罪尹
時澤更令拿致嚴竅依律勘前縣監李義宗本其生父
母俱沒沒利其寸外族叔之財產牢拒兄弟諸父之力挽
自求為沒以豈人理而忍耶家近喜賊自同以隸及其伏
法如悲親戚請邊配谷俞崇洪錫輔事尹時澤等事李義

宗事依啓洪致中事停啓○生負金燦等疏請與郭鎮緯
同罪事○李高岳嶮郭鎮緯金甲安允中以頃年未撤定
配○洪錫輔移送鞠廳俞崇津李義宗山鐵定配○八日道
峯書院文正公宋時烈點享奉迎人因鑊亨李致純李致
洪秀明洪秀將金龜一宋殿孫金致科洪啓禧洪啓禧
翎周李致讓李致行尹忠劉李德濟具聖希尹鳳陽金熙
任朴弼徽韓以協權以鎮尹國教一李熙亨倫○三十
枉極擊鋒訟究乞與李潛均蒙伸寢○四月日右相請對
啓北逐人父子兄弟有追奪點院之命而取考前例既晉
之人元盤追奪之事至於院享尤不當追論似當還以上
日依又啓今此鞠獄餘囚不過枚葉誅除之餘設或有一
二幸免似不至大段失刑矧今設獄周年盟祭已過又當
春夏發生之節依前冬議啓之批更不設鞠何如上日依

○院模時啓請寢聖復愍星樞等配處之命更加嚴鞠勿煩
竄謫秩閔鎮遠州星徐宗伋古島鄭濬島智黃璿薛長移金
鎮商山李禎翊水三高鳳獻官光陽宋相殷官長申鉞大靜鶴孫
身大李宜顯安允中山雲李志達東安黃相昂波臨俞柘基李喬岳
身大勳萊尹廷舟山福金壽天州濟趙正萬隆聖宋相琦身泰鄭
亨益山趙尚綱山尹湯耒山尹在重原任昌城利洪龍祚成
一葉州義李挺周川明皇甫謙前巨徐命伯身天李喜朝金礪若
州忠李明翼李重協秘海徐允興身天金時昂川朴致遠
固忠李世復陽柳慶裕南李命龍山魚有龍泗李明會
島帽金有慶洪州俞夏基效金令行效洪聖疇州趙洽
吳重漢海南任望成金在晉慎申思喆成張鵬
翼成金取魯蔚山金樺鏡金希魯永姜瑱水權鷹

趙榮福善山秘姜啓溥善山朴泰俊陽品金祖澤

李緯州籍李義宗山缺文德隣寧會朴學應高洪彦度

李恪山孟朴師益仁泰尹泓金山權吳泉醴尹鳳儀未茂李徵龜

李俞熙山松尹得仁山益李顯祿真恒石之堅陽陽趙興弼州尚李

壽民州清李壽岳寧富金字米州忠金元一山公趙道彬沃溝李

李秉常安扶吳重周原南黃梓阜古慎無逸浸金李廷燭海寧李瑞

洪錫輔清巨宋必恒效慎天緣坐秩朴尚儉坐趙進璧州籍壽巨非山崇四德時國張世相坐

金道遠順和金世雄禮求張厚道城室張斗平華雲張乾道城谷張斗

三順張斗柄同金德光仁泰張斗杓城井張斗明鬢長李正植坐

貞愛昌時興孫貴孫同天德海南李宜植李德興李來海寧尚

愛海安金昌道坐妹 金德謙安扶福謙安扶金昌世昌行原昌金壽

伯海鎮金壽河河清金明謙原品今年生寧宜池烈坐池昌龜美竹

連伊山程麻昌池儉德古音進川博池溟達岡龍池二達英惠龜

池德龜雲龜池弘龜聖龜順龜川仙池振龜陽與沈尚古貴

環海鏡沈尚詰川熙白望坐貞伊白介亮致尚愛陽與白彝得州吉

白尚輝河只白昉海寧金龍澤生淑昌金景普文魯五愛

日愛來河金允澤金碩魯長李天紀坐任伊安榮鄭珍重完鄭

後得彦得敏得慶任延順金無應鄭瓔鄭瑛鄭珍鄭

琰萊東鄭渡重與慶鄭奎重張祥鄭爾瑗陽光鄭宇寬坐仁孫巖回

斗愛斗月終愛李弘述坐恭婉川奇李弘選李世裕州李

弘通李世祉川龍李冕之坐次玉英伊鳳臺柳乾章坐

世永世光貴愛柳夢碩明碩柳惠章安務柳福基岩天柳致章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崦柳啓章寧湖柳聖徵札知柳仁基厚南沈楮坐沈尚奎尚友原昌

金昌集坐福伊金午錫壬說山舒金彦謙山珍金用謙冊金金達
行谷欽金養謙石塊漢三金信謙遠安李喜之坐叔伊今年生成利
李毅之九加金川瑞李益命平南金盛節坐瑞愛順惠金柱天
金時吉金龍成金時訥頃五蓬川成金時哲成臨金時述時發
滿李健命坐婦河只孫李壽山孝山次山危山改臨妾寶荷
婦深閨女貴愛孝愛今年生清兄觀命任徽之川李翊之
順李憲之同龍李隱坐妾蘭香湯英妾貴香山妾承香子敬童
和庶弟金銅李七輝世輝冊李明佐坐妾終愛安龍尚洪采
坐妾末任女鳳愛成弟洪債山禹洪龜冊任鳳儀鳳翼鳳
紀鳳臻山金洪舜澤坐大河只洪尚寬湯洪厚寬洪重載川
○眈府最黃啓李喬岳疏中念憾蓄怨忍而待日八字即一變
書不可薄竄而止請極遠遠竄盟祭不參人朴師並尹泓

姜啓溥李邦華權只尹鳳儀并遠竄勿煩○廿院章啓請
還收春澤第子任慈星樞區別酌處之命賊臣聖復典四
凶一而二况文出於尚吉銀八於世相之說昭載鞠案尚
吉用銀番變之凶賊而受其文而為疏世相主張三手之
逆魁而納重賂而密囑其疏既為四凶之嚆矢其身又與
兩賊而合謀情節益彰更無訊問之端請亟正邦刑不允
○洪錫輔刑三次施威次宜拉○十府廉啓請洪錫輔亟
寢酌處之命嚴鞠得情○院章獻啓禁都金天與自少出入
尹拯之門而丙申士禍諸生將欲抗章則天與多般推托
終不聯署暗批疏語傳示毒正之人因此得叨郡宰請削
版依啓○洪錫輔清文德於翰朴厚應高竄配○十禁府
請洪彦度酌處答參酌之配○五叶備堂引見時院時啓

五十四

五十四

愍星樞事趙聖復事李悟事依啓新啓毒殺李昭訓官人
搜付鞠廳按覈先討之事狀快正王法依啓○六二十禁府
啓趙聖復結案推逆還送鞠廳允又啓忠監查啓緣坐人
鳳馨檢驗時忝者諸人等皆以為屍体的實黃尚昂今無
可回還發配所允下○八二十趙聖復七物故刑後○院
刑啓權重經昨年疏極其絕悖雖在先王之世固不敢追
提而肆然仰陳於今日殿下之前倫彝數敗無可言况渠
以得罪先朝見棄朝籍乃敢以十年潔已等語筆之章牒
其冒赴湖泉廣恥都喪北藩陞擢遽出望外請削奪不允
○九二十府煒啓李奮岳事朴師益事依啓院啓趙聖復檢
狀宗因以飲毒懸錄當該月令醫官本府所屬移送捕廳
合生嚴訊金吾堂上推考直郎拿問荅勿煩初依啓○五月

四京畿儒生金弉錫等疏宋時烈口誦珥渾之道以為拔
身之計一自與尹拯父子釁成之後以成渾為宣舉之外
祖公然移怒於渾公肆誣奪假托先正臣金長生之言以
為口宗并與渾之子文濬而搆捏凌踏憑藉長生所撰松
江行錄者至曰牛溪親子亦附仁弉金昌協即金尚憲孫
而忘其祖山竹成渾之意附合時烈列書諸賢道德而獨
於渾不數之以示操從之意伏願追奪時烈官爵以彰誣
師誣賢之罪亦命追奪昌悞以正其背祖党奸誣賢之罪
追配文濬於坡山書院荅令該曹稟處○叶備堂引見時
李允佐啓遠竄罪人中申思詰獨子而有七十老母金在
魯兄弟俱竄而有遙八老母此三人就其道內稍移近地
俾得母子相依上曰依李台佐曰金取魯亦有七十老母

一休移配上曰依禮判李肇啓因李真儒陳達書院猥享
豐享者查出澄汰事定奪分付道臣區別狀聞後稟處上
曰依李光佐曰已建之院殿數無恨一時行查大段動擾
亦有難處之端從今以後堅守防限一時行查則停止恐
宜上曰依○府卽啓洪錫輔事依啓○院卽啓卽權重經事
依啓○十右相劉洪錫輔既已直招杖斃太過故以島配
議啓蒙允矣全啓今雖允下臣不敢及其初見復按此獄
願寢成命卽荅劉薛得宜還寢成命○計卽疏決時定配罪人
金鳴殷金昌發具勳李邦華金令行文壽元金厚成崔
斗興李緯洪元益效俞崇趙榮福金有慶任墜趙尚綱尹
廷舟量移俞夏基權鷹尹在重減等申銜出陸撤籙金時
發照律李壽民減死島配魚史彬稟告身故趙昂基羅職

放李成坤金弘權帶職放趙榮世南世珙蔡膺福李倚天
黃龜河李滋鄭宅河成震岭申哲申昉徐宗煥李箕鎮李
緯並放○計正言趙鎮禧疏申銜當初臺啓以亦一白望
為言則到今逆望已誅獨保首領於梅棘之中於渠幸矣
不可輕議於恤因亟寢成命○計判敦寧洪萬朝疏殿下
陵殿之禮次茅躬行而獨於私廟尚新一臨使羣情訝惑
未有拂於人心而合於天理者則今日之灾固無異也○
院卽啓申銜申昉趙榮福請還收成命○前府使魚有鳳
李瑞金時任李秉島李良神尹符龜李显允徐文若李命
華崔善命任弘紀崔院趙尚純金夢龍金時敏元一揆李
翼金燁金時慎等疏金弘錫等托以為先正臣成渾卞
誣而辱先正臣宋時烈攬及臣師金昌協至請追奪今臣
等逐一剖破以明其欺罔之狀伏乞降旨痛斥還收稟處

之命○十五道儒生忠全慶尹倪等疏近日一種陰邪不
有先王遺訓誣辱先正至撤道院之享范鐸之說已經郭
鎮綿卞破弘錫疏一則曰貶成渾也一則曰辱文濬也夫
兩賢泛祀時輩舉并舉等說不過是師友間問答傳誦其
所聞而必欲故之於輕貶之科者何也至以文濬之得罪
公議見棄士類者猶謂之被誣文濬以法門弟子見識龐
侗不免為禍福所動詭付仁弘而咎斥鄭澈以為苗胤先
詢之計如金長生所撰松江行錄鄭弘慎所與李命俊書
俱載其事而文濬所與尹根壽書亦不能自明松江行錄
云成文濬欲移其父之交道移書爾瞻曰亡父有何所利
與鄭某同事又因曹次石植陝川守金席秀之行舟通于
仁弘以明牛溪與松江不親之狀金席秀謂余蟻曰今則

來菴弘於牛溪解惑不深記其過惡云弘慎與李命俊書
曰至於世家子弟怵於利害便生分貳之心指摘訾謗無
所顧忌惟知不觸忤而不知其悖謬於二父之志一種議
論從而簧鼓目之為公論反實桀驁之嚙夫人心至此豈
不痛惋文濬與尹根壽書曰趙生來訪為小生與閣下之
說以為小生方與申應槩合謀上章欲捨松江於極地以
為脫先謫之計又曰閣下之說以為牛溪既不以此事絕
之今何以輒有此疏云其下註云申疏曰鄭某澈於丁甲
年間有酒色之失臣言於成某曰鄭丈晚節放倒如此先
生之交道豈得如前日乎成某以故舊無大故不絕答之
其後申君去故舊無大故不絕七字代以酒色非大故五
字又其追書曰小生於辛丑年間曾又謾錯昏忘事閣下

之以為罪者無乃并帶得此意思乎當初崩疏之來無一人出氣力論校少白先生之心者小生不勝悲憤欲上訟究之章有曰臣父之於某有同閨之舊所取之行以此為罪則臣父亦不敢辭云先人之於松江可謂極其親切而其所取者非但片善寸長而已今乃謂有同閨之舊所取之行若以為同里閨少相善而已而有未深契者也此兩句誠大錯也又曰先人門生有欲為先人訟寃者草疏筆削之際小生亦得參觀其中一款有道義之交親厚之交等說而以道義之交屬之栗谷親厚之交屬之松江又有言不必如此開說了者從而改之又曰曹次石從官至京首訪小生叙世契之厚因相熟數相往來崩疏之至曹生即來致唁因道先人與崔公慶慶交際及先人其時伸救曲

折語及松江札中事曹生請觀之出而視之又結之曰此三事者一則出於惶懼一則見事不敏而已寧有毫髮他心耶一聞人言未嘗不謝報而論者乃追咎不已曰何以初草時有此語乎何悟而改之不早也甚者至曰成某之此書非無心也乃所以格人而自脫之計也云蓋崔永慶之獄鄭澈為委官與成某注復相議多有伸救之事而東人不知案狀反謂渾與澈構殺之大加疑怒李山海格陷澈則文濟心懷憂懼乃為分貳脫免之計嘗誘鄭澈巧付凶黨士論皆惡之或載紀事之文或形書尺之間為百世公案雖孝子慈孫豈無辭下白而弘錫乃敢恣意巧飾弘溟文集重刊時宣舉以渠之丁未抵時烈書中歷論松江事而曰老先生於凶囑案有功貴之事又曰雖間父交欲

過泐鄭之誦增加辛丑以故云宣舉之所不敢諱弘錫乃
諱之子弘溟文集重刊時宣舉貽書弘溟任鄭濬使其刪
去宣舉此書尚在濬家况弘溟原集其書宛然尚在矣根
壽讀文濬自明書曰文則好文則好則於其自明不以為
然也至於文濬之喪弘溟至其喪次終不一哭故宣舉抵
時烈書有滄浪之喪終不一哭之語而其下註云迺日護
喪至成服而終不入哭几筵以此規之弘溟之於文濬終
不釋憾可知丁未春宣舉兄弟以碣文事往復時時烈答
宣舉兄弟書曰以清二先生之責公非但仲勳時一事而
已謂於弘瞻之間不甚嚴截故責之規之弘瞻云、苟非
案狀而自時烈做出則宣舉兄弟豈可復以文濬碣文證
正於時烈耶意文濬之事不但當時之唇舌喧藉先軍之

記籍有在而彼之為說如此夫誣師之名當之者自有其
人而弘錫輩肆然發口亦不思之甚也伏願亟降道院復
享之命還寢弘錫跪稟處之教政院指○五叶府○伊啓因
鎮遠為賑堂時等堰於仁川安山間蓄水濫溢兩邑量付
元留近千石地沈水腐傷請首倡任事人俞德基李世英
張震燾嚴刑照律勅堤毀破永回縣監李英輔本以側媚
附麗凶逆戕賢毒正無不至張頌於士禍將作承受李喜
朝風旨自當疏頭敢投凶章其汝許多醜正之疏率皆組
述於此改紀之汝渠亦自知為五日京兆拋棄公務惟事
貪漁請削版并依啓○院○智魚有鳳自稱金昌協門生
托以為師下誣叫率不逞投進一疏昌協既呈送集之同
氣果使生存當坐收司有鳳肆然筆之於疏中極口稱誣

累無顧忌請罷職不叙勿煩前副宰李夏坤以名家子不
念凶党之不可同事戚里之不可聯名醜辱士流不似預
藉請罷職不叙依啓○六十一禁府啓金時廢照律命下時
廢以送賊女婚乃敢妄詬所見估傳郵卒使不得急傳王
法所必誅大明律邀取實封文書條云但有入違直呈實
封公文而中道邀他取回者斬似當照此勘罪而以此律
勘大辟事體至重上裁何如依回啓施行判禁沈檀疏金
時廢累次嚴訊之下半以半吞情狀絕痛故臣承照律之
命以此律勘請蒙允矣今與同僚將捧結案之際同僚以
為不待罪人明白承款而直為結案有欠至當云故更考
文案金歸郵卒及時廢家奴之招既明白而時廢之抵賴
特甚同僚之議不無所據願收成命更加嚴刑且啟賊貫

天之罪不可畧刻假息而推送結案遲延累日二次刑訊
之際兇言亂說與疏一般請依志述例不待結案直命正
刑○六十二大壇祠宇出還宮時世第迎送勿為磨鍊○六十三刑
曹啓議大臣右相以為大明律罪囚人自殺系有第侄承
命買藥傳送囚食死者依親戚自殺之文又與兄不在此
甲子受教有兄故殺者一罪論弟之教律文有囚之奴婢
為家長斬之文若以律文論之聖集即聖復之兄元無論
罪之法受教之意以同氣至親若謀故殺則情理絕痛以
以一罪論而若聖集則不忍孤負聖復臨死之言果使入
送原其本情非出謀以法以情俱非死罪似當依律文
施行一拜似當以囚之奴婢為家長之律勘弟而弟此則
受其上典之所指使與自為設詐者有同然以情法不無

可惡之道恣酌減死定配依議施行○入診時李台佐
任啟事沈檀請不待結案正法而拒逆結案則更訊取服
者即三尺之常典宜令嚴訊待結案正刑上曰依○揚州
人趙宗世疏孝子之於父母雖考終天年猶有靡逮之痛
而况抱窮天之痛乎辛巳之變殿下春秋已長構捏成獄
之狀業已目覩有秉彜之心者皆以為辛獄之寃必伸於
殿下即位之日而延拖至今殿下坐享千乘之貴而使我
哀、劬勞之魂抱寃於冥冥之中丹書未伸罪籍尚存彜
倫歎矣人理既如此彼一理之天鬱塞而不解以至兩賜
不時必至之理也伏願快伸先殯之寃探文告私廟○晉
州人姜鳳儀疏辛巳誣蓋之獄尚忍言於先殯當日之禍
實由於以殿下為子故也殿下雖享南面之樂及求而省

之其忍安於心乎且按獄大臣強引情勢行藥宮人義不
共戴而不思設庭籲伸王章如是而能免趙盾之誅乎○
右相因儒疏待命金吾○八叶王堂吳命新呂善長請對
啓曰不逞之徒憑藉求言敢論不敢言之事誣詆朝紳姜
鳳儀疏則憑藉鞠獄誣陷大臣至斥以趙盾敢生嫁禍之
計請遠逐定配上曰依○九叶姜鳳儀福遠配○六月三
判禁沈檀請對言啟賊年已七十一向加刑恐致徑礙請
直為正刑上曰依○沈啓請還收金在署申思詰金取
魯金希魯量移金令行具昂勳放送之命石室書院即先
正臣金尚憲俎豆之地也金壽恒金昂協非有名節學術
之可稱特以詞章之艷稱威勢之隆藉濫路賢廟久享祀
食今逆集伏法後尤不可仍置請命該曹亟舉黜配之典

梅林罪人鄭皓乃於槐山地營建一院宇結構之壯制度
之侈儼然一儒宮矣道路相傳為鄭判書生書院稱以院
財積穀殖利作一逋逃之藪前後醜正疏軍之上京列錄
名姓以張其勢涂出穀包以資其糧渠既屏裔其所謂生
書院令本道登時毀撤不允○四府院啓峻趙宗世請與姜鳳儀
配事鄭皓生書院事依啓○院啓彬趙宗世請與姜鳳儀
一體邊配安城郡守李聖佐賦性匪譎行已悖戾居家處
事全無士夫樣子及曲州縣恣行貪黷在文義也邑民目
之曰吾侪非李文義也乃李不義也且任光州時精鍊材
木送于黑島賊迪配所情狀痛惋請削版依啓春澤子任
事魚有鳳事趙宗世事并依啓○任敬堂古介行刑○五
院啓送集之伏法也軍威閱鎮綱玄風李淨乃敢弔送之

屍護逆之喪槐山李浚親率擔軍七十往待嶺底前聞廢
黃泰河以擔軍之不善整待至有罪責邑吏之舉請并削
版勿煩○趙宗世州遠配○六府宗啓請還收金有慶尹
廷舟量移之命不允○趙泰耆卒逝大駭王世弟舉哀○
九大嶺廟舉動藥房以院啓兩勢如此○四府宗啓刑曹
佐郎李惘性本儻悖目不識丁惟利是趨專事諂媚家畜
娼婢日聚雜類荒亂之行全無士夫樣子外有權門敢通
仕籍請汰去依啓○七府宗啓逆魁昌集願命窮凶情節
昭載鞠案伊時殿下三命正刑而末稍勘斷止於賜死兩
帥陳兵逆集案主之狀迭出於昌道就章之招兇之舜澤
隨往願賊之燕行賀來毒藥之詭初發盛節之招而舜澤
以業奉亦以目擊於燕市納供則其凶謀逆節之未及畢

露者蓋著於死後舉國含生孰不欲啗其一脔以溥臣子
之憤哉晉敦怒斬前史稱快林甫焚骨先儒為是藁街追
戮亦祖宗已行之前例而閔歲爭執俞音尚罔請并亟行
斬屍明正典刑勿煩○廿睦席龍疏陳前金泉察訪李重
燬孫潛族於庚子護聖壬寅討逆有激忠探賊之功詔其獨
漏勳券廷議請拿問三招張皇重煩納供備陳虎龍誣引
欲掩其從前行逆之狀○修撰趙翼命疏向來李德壽右
袒逆黨板進一疏故臣果舉劾而惟其附麗賊集點汚身
名宗是平生本習故故粘其情態可惡以賣官戮屍等語
弁諸頭辭矣曾於案錄廳欄坐中有一名官拊德壽背曰
仁老以昌集父子負犯彰著罪台戮屍為言所見豈不明
快乎仁老德壽字也此言一播人皆掩口今乃一切覆辭

反以戮屍有闕後獎有所問答云千百宸幻乃其伎倆至
於李晚成罪名之明白與不明白此乃當初論啓肯緊處
臣之所論只在於晚成罪名之虛實輕重而德壽所爭反
在於明白不明白兩箇訓義何也若夫賣官一欵彼既獨
無提卞何必索言以傷清朝篤厚之風也趙德壽亦引○
府十啓趙聖集於聖復正刑命下汝曲從其願買藥入
送終使犯逆罪人不得正刑請減死定配罪人趙聖集依
律處刑○二十備堂引見時持平沈浚啓昨疏中畧論權
以鎮薦望北兵事今諸臣救解以鎮諶斥臣身以鎮即宋
時烈外孫而尹拯門人也甚處祖孫師生間率多痼病及
先正之喪不為睹奠臣嘗痛之居官莅職詭譎貪墨以疏
論矣○二十備忘記會盟祭時贊禮李肇正捧血官朴熙

晉嘉讀誓文官尹廷通世亨奉主官柳萬重奉立官宋仁

明通并加資記事申致雲尹容陞六其餘論賞有差〇十二

日二三司請對以金莊時府啓以金莊閱鎮遠事庭請唯諾人事

并依啓趙聖集事依啓李真儒請鎮遠因前配所趙聖集

情有可原毒藥傳授軍卒依律處〇上曰依右相劄趙聖

集請依前議亟寢按律之命〇三時庭請時唯諾現告趙

德彬望李秉常安扶吳重周存南申哲善李廷燭海李

瑜延黃梓古慎無逸提遠竄〇七時禁府啓平兵狀啓逆

賊字寬子再興與其叔字宏自本官定將校與捕校捕捉

於理山地結縛字宏之際再興刺殺將校一時逃走再興

則終為捕得囚安陵縣云再興本罪之外又復層加請發

遣都事處斬徐宗鎮〇二時入診時右相啓趙聖集依前

判府減死定配事〇七月日二院楊啓趙聖集依前全批

正法事不允〇日六王世弟迎勅候以上〇時上候肩下結

核成濃提調李台佐請改穴上曰膿口當初宜善為之而

今又欲用穴乎醫官無狀過甚、一併退去台佐復請

開穴上曰提調罷職副提調金始煥屢次陳達世亨亦請

召提調醫官更為消商并無發落最後上曰准台佐即入

請明日開穴上曰依〇十一命罪人鄭宇宏堂古价行刑

〇八月日三海西儒生朴藩湖南儒生羅廷一等疏請正金

弘錫誣賢之罪湖疏初以金相壬之相壁廷一為疏政院

指辭啓票命勿捧〇日四弘文錄入點吳遂元七點洪廷相

李真及李顯章趙鎮禧趙最壽金弘錫李匡輔姜樸趙趾

彬朴弼夔李巨源李昱成德潤吏錄吳遂元李真〇日五

六十四

府時啓疏頭朴蕃極遠定配羅廷一遠配谷末端事依啓
○六院日啓端興府使宋性源專事肥已役使工匠逆黨
之被謫蕩竭官儲陸續饋問請罷職不叙勿煩七○朴
蕃會羅廷一端定配○八院日啓槐院圈歸取舍不公請
掌務官削黜參坐三人罷職睦天顯金弘壽李齊聃李槩汰
去李日躋任珽韓顯暮林光弼尹志依槐院例調用勿煩
○日卜相李光佐兵判李肇○九時大嶺題主官南泰
慶祠宇暨役官李聖臣陞六○九月日春塘臺八侍時院
道廣啓前府使沈廷輔取從弟廷胄子師淳為後師淳嬰怪
疾死不喪日廷胄見婢輩形竒有異私自窮覈皆以廷輔
妾埋兒咀呪狀明白指告隨所告掘之內外庭戶之間埋
置兒物幾數百處情節畢露則妾子師蓋敢生獨脫之計

取納數紙諺札即鄭浩妾曾為師蓋亡弟之妻者陰嗾師
蓋之母贊助凶謀資送織物之密書也師蓋母子本以妖
惡幸廷輔無嗣意望常在承重及師淳為後視若仇讐久
蓄陰害之計果興妖孽造疫母子同謀之跡到此昭著而
師蓋發母密札訂母罪惡忍為獨生之計廷輔反為保全
師蓋之計使其妾仰藥自斃使師蓋尚在覆載間鄭浩妾
則暗得呪人之凶術潛誘姻家之妖妾禍人家絕人嗣今
師蓋所告誣札尚為師淳妻所藏今若取納按覈可以推
驗請師蓋及鄭浩妾令攸司嚴刑得情依律處彭依啓○
六右相李光佐啓左相之終始引嫌於鞫事蓋因具命奎
疏也罪人只餘殷星樞而左相亦屢請酌處者也今臣所
遭十倍左相而所見又相同又忽度改意見及請加刑案

為無當左相亦以一向加刑有乖法意為達請依左相所
達并減死絕島梟棘上曰依為之獻納宋真明請還收勿
煩府真啓乞請收勿煩○十一慶尚道幼學鄭萬源金山
鄭尚等疏請昭揭先訓明示聖意弘錫輩前後醜正之類
函舉重辟安允中以下赴謫之士一併放送改院啓票勿
捧○二十召對上曰承旨不知左相所為乎近日所為無
據無據拿鞫嚴斷上曰今日國事可勝言哉國將亡則已
如其不然左相安敢乃爾兩段出假官草冊及匪揮彭騰
事玉堂柳弼恒尹游營救有拿推之命承旨梁廷席又營
救上曰罷職并倉皇退出後傳曰俄因一時之火致有過
舉召對諸臣更為入侍入侍時畧陳及汗之請無發落左
相請對入侍上曰崔錫恒之習極為無嚴右相之伸救充

極非矣光佐累次陳達上曰國家亡則亡矣不亡則臣下
之待君父豈容若是乎左相崔錫恒極遠竄都承旨李
真儉亦為陳達上曰李真儉則削奪官爵門外出送光佐
亦力陳五六次上曰然則過矣推考光佐因曰大臣無推
考事上無發落光佐曰大臣方席藁待命諸史官傳諭再
請蒙允又請李真儉嚴旨還收屢請蒙允○右相承勿待
命之教陳疏迸出郊外梯州美乞賜鑄免○五時觀象啓
二十四日所見之星漸移西北尾迹徧指女宿火星似是
彗星事○二十洗雪彗星移去牛宿度內尾長五六寸許
色白啓十一獻納權益寬疏尾陳趙泰采既以
逆賜死而諸子晏然自在况其子觀彬長合濟讓泰采之
陷達蓋亦觀彬啓之也渠反致懟於宣仁門扶社之舉仇

視至親遂敢自絕詐托狂疾輿情疑懼泰來三子宜減死
分配絕島○三十一生進出榜生杜朴弼顯進杜李匡誼○
彗星形體比前稍微長二三寸許色白啓○十月_二彗星長一
寸許色白啓○院前啓末端兩件事○_三彗星與昨無異○府
前啓末端兩件事依啓院啓末端事依啓○彗星漸微啓○_六
府_雜啓平兵金洙曾在南兵當世相謫去乘夜送人邀入營中
促膝密語自昏至曉世相解佩刀贈洙洙亦贖行甚厚請命拿
問嚴覈正罪依啓○_八時院_雜啓項當羣凶動搖天位之日十
行天札特降於在外大臣而伊時承旨韓重熙擔當阻遏敢陳
繳還之啓實為當日凶番緊括如非潛受逆臣之指使則必不
若是肆然况啓迪之教誘罪該房明有指的則此宜一體勘處
而迪則抵法熙獨漏網請極邊遠竄又請安龜瑞甥侄金壽英

逆松之子趙榮喜令捕廳嚴加杖訊其私鑄根因及錢貨
用處一：鈎覈依律勘勿煩○_九日謚號朴世堂文貞
柳尚運忠簡朴泰輔文烈李起葉襄毅尹拯文成趙相遇
孝憲○_{三十一}院啓_{趙榮喜}金壽英事依啓○十一月_二右
相刑判請對時院_顯啓陰巧凶悖未有如近日湖中所傳
偽批者扶餘縣監李萬根聞邑人新得京報送人謗來則
稱曰谷京畿儒生李楫疏批而下語指意極其非常噫君
上批旨何等重大而白地矯誣陰相傳授眩惑聽聞恐動
人心造意設計萬：叵測當此逆獄未收人心靡定之日
如此妖惡陰凶之輩不可不急速勘得快正王法李萬根
為先拿問以為次：鈎覈之地依啓○_三院沈竣啓疏頭
尹倪鄭萬源并島配勿煩_九啓○_{十七}尹倪_海鄭萬源_陽

羅老 島配 ○啓慶時府彬啓前監司洪禹傳當聖上代理之日因三司疏劄及兵曹公事入于東宮之命敢陳一疏力請還收至日驚惑憂嘆歷累日不能自已渠若有一毫顧忌之心則遣辭之際安敢乃爾其輕君蔑國之罪不可以訖泮容貸請遠竄依啓 ○院廷啓請任望量移還收勿煩全監黃爾章放未放啓本罪人因係之重者多置稟秩至於不奉會盟被竄人直置放秩請重推依啓黃沈中潔槐院之選請汰去依啓前啓趙榮福韓重熙事停啓 ○初覆時因平監吳命恒狀啓及李真儒所達犯逆人曾任西聞者并籍沒家產事定稟現告前平兵趙爾重白 李尚龢黃兵金時泰 ○二十禁府黃尚質拿囚金時發更加嚴刑期於得情李時弼與李得英卞三彬蔡光夏張世輔

石柱泰等面質時弼語多窘迫向國凶悖之言

槐山藏云即牛下徐

草之說

既發於闕中稠坐中嚴刑得情依允 ○趙榮福永春

量移洪禹傳定州遠配 ○禁府姜覲同禁李正臣南就明李真儒請對時罪人黃尚質李時弼黃夏臣本府設鞠事下教李萬根趙龍錫放送黃夏臣見下 ○黃夏臣拿來囚 ○李真儒啓全監狀啓以歲飢請長水配人閔昌道移配他道湖南餞饌非特長水則可移者豈獨昌道乎請道內竄謫人叅酌分配於諸道上曰依為之泮宮一兩齋頽圯願命家材瓦劃給使之重建何如依為之 ○二十長水罪人閔昌道移聞慶茂長黃璿移湯德靈光李喜朝移鈇山泰仁朴師益移清河扶安李秉常移咸陽沃溝趙道彬移安陰靈岩魚有龍移泗川金礪移河東扶安權奮移開寧光州李

益命移吉州金堤慎無逸移寧遠海南李重協移慶源○
七時府致啓向來凶逆之世執國命也一種陰邪不逞之
類假借儒名面攬朝權傳神護法遠相祖述如權尚夏李
喜朝鄭澔之屬寔繁其徒如尚夏本一庸鄙蔭散都無
可取而特以依倚巨猾掇拾偽名在朝諸凶同聲稱賢喜
朝之邪檢澔之惜毒凶德奉會并為孽於斯世陰持悖論
顯助凶威根柢於澤球羽翼乎願集誣賢毒正無所不為
肯公死黨惟意所欲謂國可誓謂君可叛謂父子可絕卒
至義理晦塞倫紀斃敗惡逆肆行宗社步危其欺世禍國
之害烈於洪水猛獸論其罪狀可勝誅哉當願賊獨對之
日神人震動中外昂沸而尚夏身居三事終無一言及至
告廟有命詢于大臣而集則沮遏夏不収議表裡和應情

凶絕痛惟彼無君不道之心乃其傳授次第此與喜朝之
職在憲長越視君父之危澔之投進凶疏顯訟亂賊之罪
自相貫串曾無異同而澔及喜朝既施屏裔之典請故相臣
權尚夏追奪官爵○八時南重老拿來囚○十二月二李
時弼刑二次第一度承服○鞠廳大臣以下請對八侍時
合啓勿煩恒啓勿煩府致啓勿煩權尚夏事依啓○傳曰
李時弼所為雖曰凶悖大臣送奏極其正當減死定配院
啓請還杖李時弼減死定配之命○李得英等移送本府
照律○輔德李真淳疏請姑緩黃夏臣刑訊其偽批持來
人多般諛捕事令鞠廳稟處○八黃夏臣次物故○右相
李光佐禁堂姜倪南就明朴熙晉請對時黃尚質南重老
放送黃尚老孽日今姑保放○九李圍春李星彩拿囚○

尹時澤以代 ○時府尹啓請還收李時弼減死之配之命

○計大諫李廷濟位經三事之人毋論生死必待合啓論罪自古而然申致雲之削權尚夏官爵也獨自論啓大違

格式蒙允之啓今無可論而今宜申明舊例以存臺體○尹憲柱龍川極遠遠配具辨其府照目觀此按覈御史李明

誼啓本則尹憲柱所犯與臺啓或不無差違而至於木布二十餘同去處不明黃毛四百餘條假托進上故之私用鰈

魚帖價之橫歛漁火勤賈防細非時煮鹽折棄買婢等事明白難掩身為道臣恣行貪污各樣公貨惟意轉販憑公

營私纖毫遺如此黷貨不洽之類不可容貸云○司諫金重熙不登金官以徑先稟處引避爭論○廿金時發刑十二

次加刑啓荅除刑議處改院履送依啓○前直長黃尚老

擊錚○兩司真係尹彬院金合啓勿煩府啓泰采諸子減

死公配絕島措語與蓋故士人李廷英妻趙氏即泰采女

也以其父逆死歸怨於宣仁門扶社之大臣常以小車載偶人作為行戮之狀又面畫討逆諸臣之像揭諸壁間手

自彎弓射之以逞毒螫之心妖惡凶慝之舉有不容泚筆又教其婢粉貞締結其夫姊婿金東弼家兩婢出給數十

兩銀子以悅其心同謀埋凶於東弼家事端發覺三婢箇箇吐實而埋凶之愛又及於其舅林原君杓家及其夫同

氣諸家其夫之兄廷燁郡衙亦為埋凶情狀畢露掘出狼籍此則事係綱常大戾其狀逆脇自有未歷所當按問正

法而不幸已斃於私刑今無憑問成獄之階不可置筆轂之下滋其凶逆之習請島配并依啓○林原君杓疏臣

